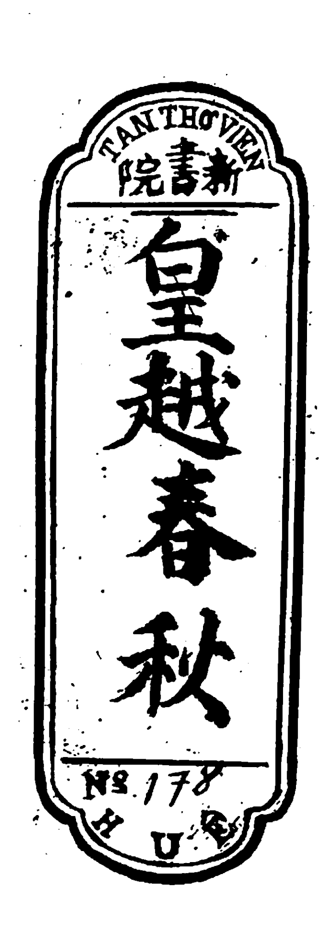

TÂN THƠ VIỆN
新書院
皇越春秋
No 178
HUẾ

皇朝春秋卷之一



有德則治　邦乃其昌　無德則亂　天促其亡
乱臣賊子　百世遂殃　忠君愛国　千載流芳
窮兵黷武　妄逞自強　神怨民怒　國克胥匡
忠臣美士　至帝賢王　人歸天與　祚久年長

第一回

陳子孫恃強失国　胡父子恣虐專君

話説天下大物也自非圣而好生神武不殺不足以當之也為人牧者不可

恃富強文德不修武功不競甚至於教化論於上尾依壞於下雖強如
秦富如隋亦不能救亡国敗家之患也陳太宗受天明命布德行仁武
安国泰南北交通歷傳六世至憲宗開祐年間席祖宗之餘烈家給
足之宏基国政不修荒淫無度其兄叔明逼死而自立是為裕宗在位
三十八年傳国于弟日熇為藝宗在位三年而崩其弟日煒繼立為睿
宗此辰裕宗雖老宦專制国政恃其国富兵強与占城構兵數侵北朝思
明之地建官分治餽餉不息府庫空虛政煩賦重民不聊生盜賊相尋權
臣僭竊裕宗崩其臣黎季犛弒睿帝立裕宗子日焜為廢帝改元昌

發辰北朝明洪武知之遣行人日讓移書責之季犁篡逆日甚靡日熄立藝宗子顒為順宗又弒順宗又弒立其子㝟利在襁褓之中因而篡之又大赦陳氏自稱為舜後胡公滿之裔竄姓名為胡一元子漢蒼易名烜

庚辰天聖元年辰季犁自僭位國號大虞紀元天聖篡位一年自稱太上皇傳位其子漢蒼改元紹成辛巳紹成元年漢蒼上表北朝詐稱陳氏絕烜為陳甥求權署國事明太宗不知其詐乃許之壬午二年明成祖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明遣使封漢蒼安南國王癸未三年明永樂二年夏六月漢蒼命尚書黃晦卿奉表歸北朝侵地卿領命行群臣送出廓外方回漢蒼

告侍臣曰朕今為帝稱條百姓未遍其德衣賜大脯三日即時詔下内外聞之遍衢朱翟張設宴樂登歌五奏燈火輝煌舉天皆不宜君臣當宴飲詞遍有边書回奏天平在志楊根兵習馬戲欲犯闕請陛下遣將擊之漢蒼曰天平孤窮外国雖欲遣兵無能為也敕兵部飭各關隘以兵追之勿使近闕兵部飭了、復與群臣玩賞肆一醉於宗朝、飛千觴於長夜窮、奢極欲無物不有瓜令三日之歡百姓貢獻勞費向漢蒼不之覺又命內監遍尋天下凡有美女即將入貢好好好好不咟者罪夷三族內監出令出外習溪婦女可為皇帝先常官為是無有畏忌不一月將回三千人極於美麗漢蒼

命入侍上皇三百人存留宮中奉侍務盡三月不顧朝政日但宿在宮中與兒女戲悅忽有邊臣奏曰邊臣覘得陳天平入于中國乞兵復讐這個甚大請陛下出朝議之未可暇也漢蒼曰此事未卜虛實之第因正旦屆期例有使人入明朝慶賀卿出遣御史趙光恭往使細作真僞以何後朕另議正是

莫解春心能遇誤事　　誰知尤物足移人

未知天平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回

陳天平乞情上國　　裴伯耆告急中朝

卻說陳天平乃陳聖宗之孫天明之子也當叔明遷死憲宗之辰以事切

犛叔明欲誅之天平恐禍及遂逃于老撾後聞季犛漢蒼篡國欲激[illegible]以復讐而漢蒼遣邊臣追逼自謁其老撾宣慰使刁線請入中國乞憐刁線乃爲表遣使護天平以明州行側徑懸崖登山涉水既離南地遥望北京山河城郭依然市井閭閻不斷邊萬物靜觀皆自得四辰佳興與人同識是太平一景象因起興小得云

九衢文物壯京華　處處鐘鳴鼎食家
客裡清愁無可奈　衣冠誰是舊山河

吟畢就舘驛安歇明日上表辰明成祖御翠微宮覽表宣旨召天平入

覲閤侍郎王俊引天平跪于龍庭奏曰臣陳家後裔聲教外臣恭遇天朝

幸先歸順受封效世撫有南邦運值中微逆臣僭竊篡偽造詐弒主君

民臣幸以方外見遺竄荒隱伏方欲招軍討賊逆黨見追（炤應上文漢蒼遣边臣進逼）

左右散亡倉皇出走艱難跋涉始達中原瞻望朝庭無由控告幸今皇

上入承大統幸由奇章伏望陛下父母生成之德憫及微臣世守南方恭修職

貢季犛父子造逆滔天臣與此賊誓不相俱（生）矣（說不出者）因叩頭流涕成祖憐

而惻惻之詔出礼部安置候朕有區處天平拜謝退出傍有大鄉李惟嚴

奏曰近有安南陳首臣青沔扶內人裴伯耆亦來告急請討季犛願為先

驅自比申包胥今候在門外未敢放入成祖曰既如此宣入朕伺侍衛引伯

嚭拜伏于地成祖曰卿係故臣何不早來申振今事在燃眉噬臍何及伯嚭

奏曰臣事陳王恩深澤厚第桑榆影晚以老歸休每欲起義以征仇只

恐其力之不贍痛心疾首寢寐忘餐遥望君門遠隔千里不辭難險跋

涉而來仰荷皇施興滅繼絕之仁賜臣子得討賊復讎之美事雖萬死

臣亦不辭（又說一死字）奏畢淚如雨下成祖憐之言曰此事朕已知之耶者天事已

來乞憐朕既許允今任在禮院中卿來相見候朕遣人送回未遲伯嚭詞窮

故王亦在於此喜不自勝拜謝出來去了會有漢蒼遣賀正旦使者來

成祖曰试令使者与天平相見看他如何対答遂诏礼部出天平見之趙允恭

誠故王孫皆錯愕下拜有感泣者伯耆以大夫責允恭惶恐不能対成祖聞

之謂侍臣曰季犁父子無道殺主暴虐国人而民々臣共為蒙蔽是萬世罪

人也宜舉兵誅之誠為合理正是

賊子亂臣天共怒　　救君篡国地难容

未知舉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明御史齋敕問罪　　胡侍郎上表請歸

却說明成祖知漢蒼多行不義乃大會文武群臣問以安南事務新成侯張輔奏曰季犛父子暴虐百端罪惡莫大今因國中多變陳氏祚終舉兵執胡氏父子以歸郡縣其民以絕後患（張輔狼心已露於此）大學楊榮曰安南之國係是蠻方風俗不同亂变各異得其民不可治得其地不可居（果然如此）莫若置之度外使彼各自區處成敗不加於我得失即要是他如此則朝廷不動兵端而陛下不勤遠畧矣成祖問尚書黃福曰卿意何如對曰陛下當中國奄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且陳氏從前累世為臣子雖權臣弑逆而後裔尚存若棄而弗卹非持亡國存之義以愚觀之宜先遣人問罪俟

使迎天平歸其國政若復貧權國位則舉兵誅之立其陳氏統治交人永為臣妾此陛下識字仁者事小之意也成祖曰卿之言是乃命礼部修敕 甲申四年明永樂二年春正月明遣御史李琦行人王樞齎敕安南詞季犁篡陳氏之裔李琦等至安南漢蒼率群臣候于道左奉敕書回殿廷詞讀敕曰汝季犁父子暴虐深重不可勝誅理準整師進往討罪朕念南國生靈横羅鋒刃敕御史李琦行人尚未曉諭宜改過自新迎天平歸國還其社稷原無赤族之誅欽哉漢蒼詞讀畢默然命請明使出宮驛設宴相待會議允恭使還將天平伯着事体奏了一遍漢蒼会群臣商議終日不决季犁

自內厥詞出言曰朝廷文武不爲之人只徒尸位不知權變朕將了行使南

朝君臣安好磐石其計如何使人猜之不出群臣叩頭謝曰上皇有何奇畧可使無虞

季犁曰修表使先請謝罪後請天平歸國如此無憂矣羣臣拱手謂曰天平

復國無憂季犁曰此良便見何必詞朕皆不敢復言自修表遣侍郎

阮景真隨李琦如明漢蒼與文武送出門外返回景真此行雲程萬里柳會

低佪風月三更梅亭信宿檯頭日近長安縱目星臨帝里李琦等引入拜上奏曰

臣漢蒼頓首稽首謹奉表陳謝臣冒瀆天威罪甘王法章至上廣好生之

德故逃臣常不死之恩一家無虞萬人有慶伏乞天平還國重恢交趾山河

陳氏中興換治安南黎庶願还国政永保鴻圖謹謝

成祖覧畢言曰南国道臣猶知自悔（無有 是乃）情亦可寛命召翰林院入閣

表封天平為安南国王仍敕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国復命征南副將軍黄

中呂毅大理寺卿薛岩以五千輕騎護行再敕景真先回諭漢倉細心謹

密整頓兵馬臨边迎候况景真領命先回還

九天日麗係王命　萬里雲飛擁使旌

第四回

啟侍講為国進賢　黎太祖堅心辞聘

却說阮景真領明成祖敕命先回止于東都入朝參事漢蒼曰天乎正位壽樣則髮怒絲恩一毛不爽（或是自知之明）不知何以解之辰有翰林侍講段發出班奏曰臣輩一人可解此患漢蒼曰歸所輩何人段發対曰清化府梁縣藍山人黎公常之子長曰黎來底曰黎利者曰黎石季曰黎善利生辰有一朵紅雲覆于屋上經三日不散其人氣度豁如寡言語多學術五經諸史獨觀大畧一覽便记黎石勇健過人頗兼有謀黎善其母始特祖夢一大星如串珠滋于腹上覺而誕之三歲能言及十五歲博通墳典諸閣雜異辰人呼爲小神童父母擇配不肯娶只好歷覽山河林藪城市人民江溪

河海道里遼遠無不歷記有日遊于三帶卅隆外莊見故陳太監李自成女容貌端莊性行純一、意有所悅、乃自媒求、李公愛其才而憐之、後生一男命名曰欽、教子攻書、經史群書精曉、天文地理博通、父子齊名詞藝當世臣本與同州頗知其詳請陛下幣書聘之若三人得一可以安天下矣漢蒼聞之大喜即遣中官校仕齋詔書聘且說務利治家甚嚴法男則勤於耕鋤女則事於織紡有日兄弟會在學堂討論文籍忽見青鳥自東飛來集于庭樹噪三四声而去黎善袖一課言曰青鳥傳音信息甚大利曰有何音信黎善曰漢蒼必遣使來徵我矣利曰何日得來善曰今日即來宜洒掃

庭除以待來使否曰不知徵者何辭義曰意天平將兵回國彼恐禍及求人以助必有何人進舉使我屈身事之以救傾危之急我若從之是亦助紂為虐耳否曰我既微賤猶有忠義豈肯屈節以事偽乎曾有使至使人推出使了（推出王使 可發一笑）利曰不可我是村人彼為國王若出否遜則有辭可执矣不如同義過之堅辭不出或再召我者我則學詞損美（果有此事否）三人商議停當有人報天使至兄弟出門迎接至廳中校仕奉詔書置于案上拱手言曰皇上聞大賢之名廷中虛右使某之等致意請先生願早啟事庶無負聖上慇勤之意（使乎 使乎）黎利曰臣本下賤亿民何有智能用于聖咱動煩天使枉駕寒家

冒瀆朝廷刑不敢責、招仕曰當今聖明在上四海之內莫非王臣惟不臣黎兄弟耳有夏修和防秋永罷攀龍附鳳固不乏人釣渭耕莘猶且渴望先生若奮鴻鵠之志展騏驥之才出而維持世教致主澤民使功名圖垂竹帛豈不偉歟黎兄曰上既有堯舜之為君下又有禹皐稷契之為臣雖在野有百巢由亦不失其為唐虞之治若兄之兄弟淺才小智不足裨朝廷之使令煩使者善為辭焉招仕自三勸勉固辭仕不容已奉書送回入朝面君漢蒼問曰賢者肯從我遊乎使者方欲奏而已見侍衛入內奏曰有北書啓根天平逃已屆境請陛下遣兵出關迎接焉

南賢未得盟同志　北諜傳來起遠憂

未知北兵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胡李犁設計行兇　陳天平當途遇害

却說漢蒼方問枚仕忽有衛士入奏北書先報天平返邊塞蒼遣近臣入洞李犁李犁臨朝群臣文武班定漢蒼曰今天平歸國勢不兩立請上皇賜教李犁白公卿何如群臣辭塞面面相覷而已李犁白先礼後兵量為勝算前遣大將伏兵于岩險之地次令人備牛酒犒師誘出山林間盡

殺之以除後患正孔明孝周瑜之良所謂排列靈弓以拎猛虎盛陳香餌以釣鰲魚即此計也（季犁心狼）漢倉序拜曰上皇神算諸臣莫及即詔飭沿途市整頓禮物先拜周王後接天使復命英睦卿以廉鐮出海隘調迎接依計而行勅神鋒將軍梁民獻副將軍蔡伯樂返前囑曰卿當率八千精兵前往昔張此處左有鷹弓嶺右有宿鷲山甚是險要可分為兩道埋伏候天平典兆將至起兵尽殺之事成其功不小諸人欽命去訖 乙酉五年（明永樂四年）春二月黄中等送天平至丘隘已見百姓父老焚香遮道拜望或有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威儀人民携老扶幼攀住車駕天平蒼黃不省相檢不

竟日已云暮平命紅官驛宴息群縣貢山餚村民供酒菓天平慰勞遣之適就寢及側輾轉竟久不寐忽然聽著見紅日自地升轉于南墜于水中光芒四出驚人耳目遽然醒覺乃是一夢詢侍臣則東方已白矣乃促諸軍起程此良黃中見晦鄉軍士爭持牛酒犒師其礼甚恭從者見天平皆拜舞踴躍中間漢蒼不至何也晦鄉曰安敢不至偶有微疾已陳列候于嘉林江矣（已排列靈弓以拎極虎盛 陳香餌以釣鼇魚于此矣）中遣晦迎促蒼令騎覘之見黎庶肇食壺漿迎者相継於道遙遙放心徑度隘留鷄陵二関物至皆諸過落平橋（橋名不言 果然落乎）見山路陰峻覓林木欝密軍行不多成列會大雨如注甲冑霑雨

雨行忽見一声砲响伏兵四修鼓噪震動山谷左边民兵殺來右边伯與殺來天平

方至橋頭失驚被民兵一鎗刺死落于水中後人有詩吊云

覇旗皇皇閲幾冬　艰难天為试英雄

物華天宝知変之何　王伯基圖一旦中

薛岩夏聽望夜欲退平橋已斷途遇寡裴伯喬奮殺為老倦力不相當亦被

伯與所殺靈魂不散常顯現于山間當民立廟于山頭奉祀後人詩吊云

邦家為重一身輕　世道興衰不足評

隻影横空臨北塞　孤忠对月復南京

天心未欲開平治　帝闕無由見老成

綠水青山留正氣　千秋雖死亦猶生

黃中等欲整兵拿之橋斷不得前民獻率軍遙拜曰遠人非敢拒王師天平火人也非陳氏親屬肆為巧偽幸得赦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謝罪天師所臨小國負之不足久淹（使民獻作逆書之文甚為老練）中等不可已收軍回去獻等歡喜奏捷凱還漢倉鎮

季犛升朝宴賀賞勞諸將季犛曰章今讎人已赦（有何讎）天下清平（火未燃也）朕聞南海膠水有梧桐老樹變生鬼魅擾害吾民朕欲南巡以厭群臣宜整飭車駕及日即行正是

詭計弒君成大惡　雄心屠眾逞遊觀

未知南巡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四

巡南海季犁遇恩　伏鬼山陳暠根讐

却說巡南膠水縣橫東柵大江邊有梧桐經千餘歲樹旁有石井世傳秦辰有鳳凰自北地飛來栖三日而去自此以後枝葉盛茂樹旁行客往来納涼樹下可容千餘人會有遼東民丁婦長自深閨諳詞書籍其夫遠遊婦在家默起寒々㷔勤攻婦職望見窓影心上緋徊忽動良人之想因吟一律云

無言何事弄形神　　隱約嫦娥欲惱人
坐臥未能離咫尺　　良宵幸得共相親

吟畢望影題于壁上夫回見詩疑之罵曰我去未幾汝動私情與外人媾合其妻曰安敢如此夫曰筆札已形何為諱得婦曰妾以孫兒孝君巾櫛不二其操從一而終豈有萌小玉之懷逞文君之行乎此詩吟影耳夫不咱一連三四打兄弟親戚周爭亦不咱其夫婦忿恚奔于梧桐投于井中自尽後係見雲眉雨晴有一女子年度嬌癡容莊艷冶或歌或舞或笑或語比倚于樹陰迴展人異之相謂曰若非桂殿姮娥必是瑤臺仙子會有地國商回自京城行經至

望見樹边一少艾獨坐沉吟徘徊顧盼若有所求自維舟登岸以言調戲女欣然相從同至江边忽然不見商子失驚染病立斃于舟中良人有詩吊云

江湖牽纜醉春歸　戀雨情濃失自持

莫笑紅顏能誤客　泉臺憂喜少人知

自此以後或舂客於村中或邀人於路外不幸遇者禍害尋作動以百數天下莫敢近李犁聞之詔下群臣盛列侵衛擇以五月庚寅大駕進發陸則象馬星陳水則舟師尾送行至膠水遠東分李犁御樓船窮觀風景見一女子伏于岸上意其民間鳴冤叫枉命泊舟近曰何等女兒敢爾唐突其女叩頭

奏妾本京城太守之子也不幸妾父被讒謫崖边方自揣無能為欲自絕只恐幽泉之下見笑於緹縈寂寞之中御羞於李氏今欲沒入宮婢至則蒙上大駕已南巡矣故不辭艱險而來途中邀駕冒死申冤伏望鑒臨庶可改過李犁見其人膚如凝脂唇若沁珠顏色殊常言辭婉雅春情亦動納于舟中呼為才人諭曰朕今臨此鎮妖然後還朝大赦則汝父之罪不攻而自破矣其女嗚曰誰是為妖（此為妖）李犁曰梧桐千歲方化為妖朕往伐之以除民患其女曰陳郄未祚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況陛下道邁堯舜德合禹湯务為御而樂為車仁為[干]而義為櫓遠來近悅（遠如比國不久即來）大畏小懷有何妖之可鎮且千

吳梧桐一方天柱縱有鬼魅侍勞害人豈不過縛命者誤之耳至如忠君愛國守正不邪彼焉敢犯（敢犯季犁而已）且民之有喬木猶國之有世臣倘喬木凋零則世臣難保辰柱國黎季犛在旁見女言語促動身上乃奏曰才人見識甚大不惟乘辰又宜識辰外不敢揚君誤鬼之心內寔切勸上愛民之意臣竊想周之姜后齊之樊妃亦不過此願陛下納之季犁見近臣切諫又寵愛才人其事遂寢乃降旨不由陸道直出江程遵海而南進次于獨尖海口（一名大鴉）忽然想起謂侍臣曰朕近聞陳氏餘孽多落民間鄉等宜密訪各處係見陳家宗派解納賞功若用意妄藏罪亦滅族侍臣領命飭訖臣言曰崔寬之嶺名藍古跡

宝殿珠宮勝欲登臨以觀勝景詔百姓削修道路俟朕臨幸當姓得令奔走服役不可勝苦哀有陳景高乃陳英宗三世孫先是避亂逃于大安縣安江柵寓居于潘世叔家叔知以女妻之後生二子忽聞季犛行經地面盡皆誅朱即憤起讎心陰圖根復原有共仁澤人武維楊交厚景高潛至楊家謀事楊設酒相待酒至半酣景高試言曰某本胡氏罪人逃生至此今彼窃令四處搜索亦難逃欲面縛投降求活一家性命幸而見恤賜爵加官不惟妻子蒙休而朋友同其利惟楊聞言大怒曰昔我以汝為金枝玉葉泒演天潢不意狗彘其心迷此無恥之行苟面目共爾相見乃拂衣而起景高挽衣袖謝曰某素知君忠義前言戲耳楊復

就坐壽故声大哭楊曰公子有何憂悶願急告我壽曰今季犁巡行至此某欲报仇無人可恃請先生救我楊曰馬遇伯樂而嘶士遇知己而死（說出一死字）我亦深恐季犁無由可乘今公子見推雖死不惜（又說出一死字）壽曰先生識此不特壽之幸亦天下之大幸也二人商議畢楊自辭去却說季犁捨水登程望崔嵬直往行至山脚分軍將四周圍住然後臨幸登至山腰曲徑維揚伏于叢中横弩望季犁直刺中金冠上季犁落下幸得御林軍以干楯遮蔽楊不容再刺群臣救起徘徊四望已見女才人立于山頭遙遙言曰妾本謫仙與君相遇為君暴逆天上見誅遣妾返步永守碧梧桐宮裡

隱然已出梧桐之鬼而君遠矣
季犁不知可發一笑

鑾駕制此地兵若再返還為禍不淺言訖不見季犁回顧已失才人所在嘆惜不已（如此而猶嘆惜可發一笑）心中戰慄即傳令武士搜捕旗維楊于叢詞扛來命釘于地下雄棍痛打

季犁曰量汝小人安敢無禮（此則有礼）楊曰我為陳氏子孫根讐恨不教得汝可惜可惜（否亦為之一惜）季犁曰陳子孫是誰楊曰南国百姓係是陳氏子孫季犁復命打下打得皮爛血流滿地復詞曰誰人遣汝楊曰天遣我殺此無道之人季犁見堅不招令取鉄鉗打折兩牙門齒又詞曰誰人使汝行此悖逆楊曰我殺汝無人遣也季犁大怒令斷其手足楊曰汝行慘刑不過欲招出而已捨我便首季犁命扶起楊強坐望即墨五拜曰我生不能弒仇以報陳氏之恩死則為鬼以吞季犁之肉

言訖遂撞于石破骨頭而死後人有詩吊云

巍巍正氣凜秋霜　慷慨孤忠逞自強
劍樹刀山依眼看　羸將一死答君王

有詩吊季犁云

瘡民瘴国認觀風　嵬嶺殊非博浪中
一簇橫鎗能不死　老天胡忍縱奸雄

此辰陳暠詞事不成雖楊被執遂去將妻子投于老撾後陳苗裔猶在安江本此

季犁見暠已死無可柰何欲停駕要索陳氏忽見東都公文告急自促駕

还宫日夜兼程不敢回顧正是

一駕馳驅霜雪重　三軍奔走雨風輕

未知还宫如何且咱下文分解

第七回

征南釋明朝還将　御北分胡主屯兵

却說徵李犁欲駐蹕索陳氏見公文言明朝遣兵入寇故不敢久留促駕还回不題先是黄中等送天子帰国被失引残卒回朝奏聞成祖大怒謂成祖国公朱能曰嚴爾小国敢拒大邦此而不誅兵則何用朱能頓首白道賊罪大不可容

誅臣等請伏天威一舉殄滅（未必）成祖遂決意興師敕鎮守雲南平西侯沐晟調兵南伐以蜀兵七萬五千益之秋七月辛卯以朱能為大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左將軍沐晟為右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參將雲陽伯陳旭為右參將、大將軍平巷右副將軍左副將軍右參將及清遠伯王友統神機將軍程寬朱貴遊擊將軍毛八丹、朱廣、王恕等橫海將軍魯麟王玉高鵬鷹揚將軍呂毅朱小吳江浩方政驃騎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剛劉出等大小二十五將軍以兩京畿荊湖浙廣西兵二十萬五千出廣西馮祥右副將軍右參將都統指揮陳濬盧旺等大小二十將軍以巴蜀建昌雲貴兵

十萬出雲南蒙自水師大都督柳昇以水師武萬五千戰船五百艘往諸海口以防攻拿兵部尚書刘儁參賛軍務工部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督餉遂定是日成祖率亀江禡祭誓衆曰胡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焉乱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財貨毋掠人妻妾（二句是徒誓耳）毋殺降有一犯者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擇陳氏子孫賢者統治一方（如此不敢奪船）班師告廟以次定功誓畢諸將拜謝起程成祖送之而还觀天象見一大星如斗墜于西方侍臣曰西師有憂未能其必不免也果然大軍進至龍州朱能病卒諸將駐師以伺辰有南国边將覘守消息申报

朝廷漢蒼請上皇會議退敵之計季犛曰今北冦世爲甚害我國兩京實爲根
本不可疎户朕還西都防禦內面至如東都洪諸閭隘付洪諸公調度漢蒼
對曰父皇慮及此正社稷之福也正社稷之福也季犛命駕幸西都漢蒼送出郊外
噓曰父皇必由之路宜居駕往藍山聘黎利兄弟出以輔之則我國無憂也漢蒼
雖云盜賊而好賢之心則篤矣季犛曰量一村夫何至屈朕若是某朕使人喚之不至朕殺之便
了賢人而喚不至則殺求賢如此可終一哭言了登程漢蒼還朝召文武群臣拜辭以金作孝爲太
守守隘角閭苞寬爲統領守鷄陵關劉元帥丁美屯芹站平冦將軍
陳承守等江柵盤灘江則謀界將軍胡杜木凡江則中郎將黃世周阮子

仁太守御賞住加林江飛熊大將軍武必克守華楊湖大元帥梁民獻大都督蔡伯隶參軍段發鎮守多邪城大小諸將六千員各領兵馬二千萬号百萬分各隘要住劄皆咱大元戎將令漢蒼宣民獻入内殿執鐵鉞以柄授民獻囑曰多邪城是安南喉舌此城不謹則邪國危矣凡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亦帝爲君命將之礼民獻領命分付諸將守屯各要把守遣人探咱地兵息消息未知探咱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不覺偏方誠地窄　敵將羣小抗天兵

第八回

張總兵進拔二關　丁元帥退伏五將

却說畢民獻分付諸將說白提兵至多邪城鎮守探哨回報明擧兵進至龍村來

雖辛戚祖以張輔代能張促輔興兵起程不早晚即至獻忽罵公文飭各關隘防

守隘口聞太守金惟孝得令傳軍士整備於城守護辰張輔於馬祥渡

城越壘進攻隘口開見關上已排列陣勢中軍大將金惟孝手執長鎗出下

青騣馬大呼曰賊奴何敢侵吾境界宜速退兵不然則碎尸萬段張輔忿不

打話命遊擊將軍毛八丹出戰鼓噪而進兩馬交鋒鬪至百餘合不分勝負

日暮各鳴金收軍張輔曰我觀賊將武法諸詞非可以力勝來日用奇兵取之

乃遣程寬伏于左朱貴伏于右明早毛八丹引兵挑戰金惟孝率軍開門

出戰八丹呼曰我今來取汝首級汝不怕耶孝恩曰犬賊安敢欺我遂舉鎗交戰

丹鬪三四合扒馬便走（是誘敵也）孝曰犬賊何不回戰丹輪刀復戰鬪六七合復走（又誘也）

孝乘勝追之忽見一通銅角左邊程寬殺出右边朱貴殺出殺散後軍惟孝回馬拒戰毛八丹背叛趕來望惟孝一刺落于馬下張輔揮軍趕殺直抵隘關（按一通）驅兵大進南軍失散奔回雞陵關總兵危寬見隘留關已失其衆將請曰此關衛要外無援兵勢難自守請公以為去守如何指揮潘正曰賊衆未來宜有棄城逃走倘朝廷摘出其罪難逃勇者候至賊來引兵出手觀勝負陛宜可也（是亦走耳不過五十步耳）言未了哨馬回報北兵已進至界首矣危寬遣軍拒戰無一人敢出（彼壯其氣我褫其魄）

張輔斬聞直入苊寬被擒請降補佶為先鋒向道（統領大將署向道前軍卽）詞曰此路至芹站難易如何寬曰甚是險惡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亦如芹陘曰）輔又詞曰首將者誰曰副元帥丁冥其人騎射精閑韜畧兼備若亦難功輔曰公回誘彼投降事成奏朝廷封公好爵寬亦諾便去見丁冥守芹站覘得之聞共守苊寬投降若如破竹即会衆將計議曰賊乘勝遠聞不可爭鋒莫若效太上皇前日之計為上（照應）出文諸將听令乃遣校尉李通領弍千兵伏于左（一將去伏）指揮裴蘊引弍千兵伏于右（弍將去伏）聞得炮声起兵掩殺二人兎去訖復使裔兵愚（禺）意伏于橋边見賊兵半渡引兵出擊將橋斬斷截他後軍（三將去伏）又喚阮樸鄭芳屯駐于芹站左右

以防地窟劫寨（五將去伏）分付去訖見尾寬匆匆而來在城外呼曰請元帥一見軍士入告丁美張寶弓挿箭上馬出城尾寬曰今天兵到此代罪吊民某已投降賜官封爵（賜爵向道詞）願明公早早歸投以活性命（尾寬心狗）丁美叱曰汝是朝廷肉食奚能遠謀（丁將軍可謂老讀春秋矣）不能全節以事君更忍甘心於降賊汝宜速去慎勿可出言不然則汙吾一箭（罵得快語）張弓欲射寬羞慚滿面回去至北營道與張輔輔命王官將地圖出看遣黃中呂毅將兵徑往蔡平橋左右捕搜伏兵（二將前日已經）後進次昌江市造浮橋濟師遣朱廣王恕往向道遣前往井諸兩旁教退精兵（此二將是阮樸鄭芳）分兵劫寨喚後部江浩朱銘囑曰汝至延橋稍稍而進調兵三

軍聞賊声号持兵扞禦勿使斷橋（恐賊前車子馬）諸將去了乃傳檄救李犁二十處諭其境內父老陳氏意（二十處不明此特省筆）然後大軍進發且行且哨過落手橋望見丁美陣上看螢轉麾軍大戰鼓譟喧天喊声震地丁美舉砲号無有一人救應先是黃中呂毅倍道爭至靜候見南軍砲李通起兵黃中直出刺死李通諸軍失散（失一將）右邊嚴蘊引軍殺出後呂毅舉刀頭落盡殺諸軍（失了二將）後龍遇意（面馮）欲守斷橋被江浩朱銘救退丁美不見救兵望後便走回至芹站見城上純是北兵軍馬先是朱廣王恕得令抄至芹站左右見沈朴鄭芳埋伏朱廣王恕分兵衝殺沈鄭抵敵不住奪路而走朱廣劫了城柵丁美走回朱廣曰我已取城了汝何不下來受

縛言了驅兵大出後道張補亦來將丁美團住美左衝右突不得脫被北軍所獲輔自井陘入安撫百姓將士引丁美入帳下輔曰降者免斬丁美大罵曰我南朝大將豈降汝鼠輩乎南只有斬頭將軍非有降頭將軍輔大怒命推出斬之美至死罵不輟後人有詩讚曰

丈夫英氣勵勤王　雖死心中誓不降
忠貫兩间懸日月　千秋青史永流芳

輔斬了丁美遣朱廣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然後發兵自井陘西折至新福縣復遣朱榮往約朱晟正是

褰旗斬將方完算　畧地攻城欲會兵

未知往約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回

沐晟敗賊華橺閣　張輔移營昌江市

却說沐晟軍自雲南進臨安府過嘉自縣經野滿卅杉木通道攻奪猛烈至華橺閣辰守將飛熊大將軍武必克細作知得沐晟近至乃遣參將楊生伏于閣左林中監軍刘基伏于閣右嶺下自引軍退後埋伏令開门大開輔至隘留關門閉晟至華橺閣開前後相對以誘北兵入沐晟琳見開门無鎖天下太平外户不閉疑之使人皆探旧根閣內只有

数護民家語之彼謂守関将士聞大兵来竟謂去了〔此亦計也〕晟曰素人多詐不可尽信

然軍已至此怎得干休即揮軍進入〔勿入勿入中計矣〕沐晟在先都督高士文陸叔透道

関来〔請将軍入井矣〕未及一里見一声砲响左边楊生救宋右边刘基救亦〔陸留則張輔〕伏兵華栩見

〔必克伏兵一往一来礼無不答相対〕面前見大将武必克手挙方天戟坐下白驊騮〔上回写金惟春声労此回写武必克声労〕

遂遣令左右弓弩齊發辰沐晟困在垓心高士文提刀拒戦被楊生一箭射中

離心翻身落馬〔可謝陸留惟春之礼〕殺守地兵七顛八倒死者遍野二人趋救権過地惱

後道陳旭陳膺等引生軍殺出李退楊生刘基破入重囲救解沐晟〔既敗而復勝〕遂

令兵又戦甕剩好遣草冠沙鏢磯如甘霖陰把必克獨力難支奪路便走

既克而復不克何名儸克沐晟等軍大進克華櫃關儸克收殘賊奔走回洮城渡江去了沐晟以閱內百姓家屋房燒毀成祖之輩屋多耳驅兵進趕見大江阻隔無舟可渡儸克尽取渡矣自驛兵于洮城江地岸令造船渡白鶴與輔來會良張輔自新福縣謀多胡有東西兩都甚是險固又有宣江洮沱良江波濤洶湧于江南岸沿边樹立寨柵延亘九百里零和江南諸郡民丁[illegible]號二百萬又於富良江南岸置椿尽取國中船艘列於椿內諸江海俱下掉水衣列象陣於柵內皆造江不可上惟多邦城沙坦可駐師又築土城高峻城下擺重壕壕內密置竹刺壕外坎池甚於險惡轄見此光景自移營至三帶州昌江市日夜造船謀圖進

奴忽有哨馬飛報加林江太守鄭賢起兵攻打甚急輔遂遣朱崇引兵拒敵

却說鄭賢見關隘尽失整頓兵马謀圖恢復會有北將叔軍校尉魏文同

乘勝擄掠人民（成祖之婿　犀耳）至于加林地界鄭賢引兵出擊救文同于江頭困

劳追擊張輔叔部行至江北遇朱崇兩边更不打話麾軍交戰鼓噪震動

戰不多時鄭賢叔軍紛紛散出賢回馬喝止不住先是朱崇已差人抄出鄭

賢後道兩面夾攻鄭賢回馬時朱崇趕來刺賢于馬下諸軍大敗朱崇班軍

回昌江此時沐晟已渡兵來會黃福亦迎輔延入帳中商議曰今賊情懷不

皆与戰欲老我兵諸公以為何如尚書刘儁曰兵法云以一擊百莫善於險

我欲速戰勞亦功難自用閒計使彼自內相攻我後乘之方爲勝算補曰要之用閒黃補曰某出伺辰夜觀乾象有吉星聚于西北方又有太白纏于牛女之分以此度之南國必有英才起兵討叛第未定爲誰宜使人陰求諸爲心腹然後用閒方成言未已門吏入報有人自稱黎使手擕書信來相援也是

方患賊徒難與戰
恰逢才將出扶征

未知使來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黎兄弟起兵誅賊　明將佐遣使聘賢

却說黎利黎善自辞聘〻後日誦詩書直攻韜畧四處賢士聞者歸焉一日有縣令洛根乘輿且至黎利曰彼国迫我善曰迫而不出彼必不容曷若我挈家眷追入林中後有商議利曰正合吾意遂挈家眷妻子入林去了後有人詩讚云

淵澤龍潜幾度秋　羞將清節屈強胡
三年一自經營後　不覺南邦有汝無

且說季犁田自東都聞漢蒼〻歸先修郡縣洛根後駐蹕于山外遣使

宣召黎兄弟使至其家不見一人問諸土人謂曰黎利棄家去了多辰矣使復
命季犛曰朕素知汝夫有名無實敢致朕屈駕親臨（誰使屈駕）罪亦滅族即詔下
郡縣捉獲自返駕回西都不題　辰黎利逃於林中居一二月差使人覘得北兵
消息遂令兄弟商議善曰今明朝大舉兵來問胡氏罪諸關已接惟多邦城
胡將守險欲攻不得權且駐兵臨洮三帶問我今與兵協力殄滅胡仇立陳
氏後撫治一方以救斯民離荼毒不然則外則北兵擄掠內則胡將貪殘則黎
庶魚肉矣且季犛誅求太急我不先圖何異獨坐窮山咱虎自噬耳利曰
招兵馬者畏馬通明將者猶何以成事善曰兄請勿憂弟自有計矣（不知何計）

利咱揭榜招兵時天下屬胡氏之虐不三日來投者八千人富者助其財勇者出其力

諸將乃推尊黎利為上將黎善為軍師其餘各定品位畢自分兵為二道一道

陡黎善使令一道陡黎利調遣善遣一將以五百人保護一家老少往老撾寄

寓厝謂黎利曰君將兵出美良橫林中此處險固可以屯兵致弟取道

出傘圓山駐紮倘有消息易於報利曰善於是二道舉兵啟程黎善

出至傘圓山相地屯兵自寫書一封差遣一人為使往之帶投與張輔其人

至三帶軍門候於門吏入報張輔命喚入使者呈上書信張輔拆書反覆

觀看疑訝不已黃福曰得其人矣此天之助我也輔猶不信即召土官問曰

黎善居該國其人如何共漢蒼有恩祿否土官曰此人文學深博才智兼優文字有名聞該當世胡氏召三徵聘尚不肯從況又當其舉祿守原有變寔在本州故陳太監李自成交往來歷問某素知之將軍若不信請召陳故官問之則顛末便曉張輔聞言即備羊酒金帛遣使以駟馬往陸外聘陳故官李自成隨召即至（胡聘黎而黎不至張聘李而李自從一則鄙偽主之殘一則感故君之旁前後相对）輔率大小將佐出道迎接聞至帳中敘賓主禮畢命設宴相待輔曰作承王命進討亂臣訴被賊徒依江守險攻之不克猶且駐師聞有大人請來亦命大人不辭勞營苦枉駕親臨作為慰望甚好甚好（假慈悲 奸猾甚）太監曰老夫弱質才淺智粗旨濟大臣屈兵招致

得來拜謁大魁平生幸甚幸甚老宦中見怪在輔曰你聞大人有快婿天才敏捷圣智聰明松栢其心金石其操正是東床之佳選也善佞巧在說破太監愕然曰何以知之知之早矣輔曰蘭生幽谷無意發浮香而香陡馥郁月生滄海無心於露色而色自徵疑何必對鏡常觀窗尾自至然後知耶又不說破妙太監見言逼乃托曰詢婿徒負虛名耳乎辰以才能自恃經清自期而不能屈身許國致主辱民老夫只恐多辰則竜升于天失辰則魚沉于水夫如是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張輔見太監疑惑故托辭以對輔疑善太監多不疑輔安乃命取前書與太監看輔激曰陳家失馭胡虜專權虐地逆民人民塗炭雖隣國猶

且興兵詞罷況首臣寔無奮志復讎作今督師臨境收復幽殘之陳子孫戩受南国大人既蒙先朝厚澤寔安坐視神卅之陸沉耶太監見言譏促動憤起耐不得了乃言曰季犁父子老夫恨不得生噬其肉願畢其婿以助將軍將軍信之則胡寇之頭立致麾下作將軍圖之言畢謝別輔大小官僚遂至軍门执太監手嘱曰大人早告賢壻籌謀不可遲延歲月太監許諾相別正是

不勞使命臨軒聘
易得賢人助戰功

未知告別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回

黎姜使人行反間　　太監遣仆投勸書

却說太監告歸張輔送出軍门揖手相别还帳中寫書打發来使使還回命圖山入帳示候姜問曰此去進止如何使者曰某方投書張輔猶豫不決先問土官後迎陳太監不知商議何事姜驚曰我當翁亦來此乎使曰然我之與彼南北殊風言服有異安得不疑然既有太監在此事足矣遂折書閲看畢曰張將軍知我也書不明言莫或求使人內應而欲者有筆遂喚軍中從軍范旦謂曰汝引三千人猛悍隨旁

往多邦城詐投胡將探哨虛寔密報回音及期裏應外合范旦領命將三十人入林採薪擔往多邦見賣日日如常胡兵慣面或有顧助火頭或有請代汲水有日宿于館外有日宿于軍中胡兵不疑會有高術尉得令出營勞軍見范旦問曰汝寄何處百姓某乃蔡善差爲內應百姓勇進君是不圖奪志立功而自苦乃尔范旦曰某壽西衞山園人被北寇擄掠家產殺害生人數起義以報讐耳恐無人唱率不得已渡江而南朝夕採薪以供殘命術尉曰我復元帥先汝爲兵討賊立功汝敢哨否胡不敢旦曰某與北賊不共戴天君將軍見容猶死生而骨肉矣術尉入帳中以事明言民獻命召入旦等入

轅門拜謁猷見其人雄壯膂力意有所悦問曰汝知射乎旦対曰民等家在山林以射獵為業豈有不知猷曰令善射軍將弓弩試我看三十人帶弓矢前同至武場斤降疾徐（下而駁）望候百發百中民猷喜曰我得此神射則北兵休矣（胡兵休矣）即日給為神射軍日則使之相隨夜則使之巡檢（中計矣）范旦得用密使隨人報信隨人回至傘圓山邑善問曰汝等到此成得甚事其人將始終説了善喜曰（猷得旦喜善亦喜旦）汝往鳴范旦細心謹密事機若泄吾計破矣（旦亦死矣）至十二月戊午我有指教隨人哨令退去已見李高翁家童被單士縛回善出喝退軍士自解其縛問曰汝從何處得來又被吾軍

所發象童曰李大人往地畢還聞得起兵討賊喜慎交腈自會象發曰
我婿同謀李舉必敗只恐明將貪猾者多來必晉五陳氏倘自出處則吾
婿匡扶之偽功又為一番血歸矣故寫書使某稽手兩內詐為樵夫渡江
而南行至歸帶山忽迷失道落八林中被二三兵士捉往將被斬了某不知
何兵士不敢是言思苦苦請饒性命故軍士將謂解回哨軍師分處署
箕曰書安在象童取于兩裡呈上善閒看書曰
故陳太監李自成致書于黎贊婿足下蓋聞聲大義以平殘丈夫素
志以至仁而討賊君子夙心矧今上國興師明伐罪弔民之理想自中軍議

事誠興衰繫絕之名雖云滅吞與刈只恐得隴望蜀事難逆定變不先圖所幸俊傑識辰行止足徵離覷英雄處世經營應卜屯雷惟協力以殲仇寔我願也吾委身而事主惟君籌之於戲書不盡言　善看畢言曰我太翁正是老成人耳（俚云狂婦為文父　為一家先紙甚當）憂慮不失於遠近善告家童曰汝回覆大人不須掛念圖回康事某自當之家童哨命去訖（不知有許多貴否）見門列入報黎上將有公文來猶候在外未敢放入善曰許入我問正是

外戚雲傳鴻信去　　內親風送鴈書來

未知公文始何且哨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黎將軍尋弟是計　范從事田師問謀

却說將軍黎利自引兵出美良之後分屯設寨招賢納士凡天下人才破李彬之亂避去山林至是聞黎利起兵投者無數利見立隊伍日練武藝夜講兵書辰陳後簡是季擴亦來相會（揭此以為後日中興）黎利欣然已有尊立陳氏之意遂會衆將議曰今胡逆禍往北兵縱逞我駐師於此左右將校公等以為誰便范柳曰以芳論之胡氏為北負險不其交攻俟老北師然後乘擊明將必敗臣以為與胡攻明便（亦有一說不知所使者何事）潘僚曰以事觀之明朝

遣將伐罪吊民救溺扶衰正為順道臣以為與明攻胡便前言若此言事亦為一計策來明便着為何事利見諸人議論不一令將士把守屯壘自寫公文先答報令圖屯軍師知會然後自往是計黎善見以文令軍士排設筵宴率諸將出道直候忽見黎利引三小卒乘單騎而來善揖拜迎回帳中坐定命設酒利曰某自別四弟出美良郡縣士豪來者甚衆或有勸我與胡攻明或有勸為與明攻胡紛紛不定故特來須叔決之善曰兄意如何利曰我想先滅胡寇後討北師復提得勝之兵長驅大進電掃中原執明君臣父子回大言之甚尊立陳皇一統天下傳檄諸

候樹伍建邦、列田分爵、均田制祿、顯忠遂良、使之吏守其官、民安其業、誠爲快舉、有志於上、所存乎中、以此一場雖是大言、亦不失帝王氣象 善搖首曰、兄志則大矣、未免有差、夫攻人者、致人而不致於人、且我兵微將寡、國小民貧、欲提數千烏合之師、而抗百萬熊桓之旅、正猶以烏卵而鬪泰山耳、古人有言曰、南國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書、不虛語也、無如與明協力芟刈亂臣、使南國山河歸于故主、然後我兄弟退于田里、樂業安居、倘明有覬覦之心、亦畏其名義矣、明明欲立陳氏而回田野、想來必然至於多事耳 利沉吟半晌言曰、叔言是然、已與些將通謀爲、善曰、不須深慮、兄且回整頓人馬、候何日小侄將胡符印來、即就東都縣城裏了、利曰、怎的印符、善

附耳言如此如此、(不知何得印符令人猜之不出)利會意辭去、遂喚何雷謂曰、汝密往閃寨
探咱如何、若回報信、何雷咱令出去、却說張補乃發義按書內、附自嘉等矣
之助、傳令三軍曰、發軍師書我、(投書在第十回至此方露)遣將士縫席為囊、內備乾蒭
以備堙壕、登城、則造雲梯、渡江、則結浮筏、見什大砲、遇江而來、聞銅角聲
附城而上、係見何人衣縫義字、頭束蕉皮、正是我兵、慎勿妄殺、三軍依計而
行、軍中得令各去修造、補令約沐晟令陳洙旭等屯兵上自臨洮下至白鶴、
自遣李彬等統軍下自嘉林上至三帶寨構連絡、陣法整肅、器械精嚴、
攻具完備、何雷諜知事寔、潛回至林中、望見花旦馳驅射獵于山間、雷詢

回是萑從事麼是猛咱回歉送懸弓奔來問曰公將何之雷曰某奉軍師令探覘北兵消息今日返回請公安之出此且曰彼使我索饋章之好物（不知何物係為好）和我同回獻軍師雷曰正是二人返至大屯入營拜謁雷將北兵事出說了萑且曰臣獻使某入林射饋偶於山傍有双黑狐相抱鳴耳某一箭串双請將獻納姜吳曰狐者胡也黑者蒼也漢蒼其休矣汝入後槽語控槧鹿數頭并兩狐將出納其臣獻彼喜之嘉饋汝請設大酒筵使軍中饒醉三更辰分各以姜字粘于衣襟削蕉皮包于頭上出升天砲從城內俟見北兵近岸吹銅笛一声引北兵入城（此照前書約于北兵）從入于帳中奪取兵符將印趨出

豐州文共吾兒已有調遣、慎勿有誤、范旦欲令回多邦去訖、正是

外彈小計教明將　　內運奇謀破漢兵

未知田多邦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排陣法姜設五屯　　論兵書旦賺二將

却說繇姜多付范旦去了、升帳卜太乙是三門具五門然乃宣諸將五更齊就轅門咱令亞期諸將畢集姜命入帳中取出一匣詞看絕盡獅虎（不知先生製自何辰）先喚其子牙欽告曰我子共汝內則是父子外則為將為兵慎勿狎慢（先教其子以儆群公先全之行老謀）

切矣

我許汝五百精兵兩員戰將前出遠山屯伏望多邦火号即將馬當以獅虎

進往豐州衝賊象陣 以兵畏象陣 先生用計破之 奮力交攻、務以全勝、樓見旌旦掣取印符

南出丹鳳縣、協與伯父、縣袁東都、逃令者斬、此一屯 復喚前軍宗光囑曰、汝以精

兵五百過不援出松山、山下有小林分兵半屯山上、半伏林中、倍守加嚴以禦賊之後

路、盖賊將趕拏之、勿使脫過、過者自甘軍令、此二屯 後軍趙邑將三百步兵出

涸海边埋伏、來日申辰賊將必至、士卒困倦、起兵出來、活捉誠不費力、此三屯 又

以三百騎命中軍阮滑引出錦帶山、此處有三條路、將木石塞絕兩大路、惟

留小路分兵伏于兩旁、見賊至以鼓爲号、出兵拏之、雖不拾多然亦費師太

牛嶝四屯、監軍錦衣引四百箭射殺過出玉嵐山屯駐、、過分兩路、哨小路塞斷、

上塞兩大路一小路塞小路 大先生用兵愈出愈奇

罷大路襲賊進行、哨兵躡後奪之、收拾器械還錦帶府樓院濟、然後同回洞海、聚、會、請哨咱命去說、復入帳後、喚三回衛率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不知何言 下回方見

其人出去、自升帳以侯提青、却說范旦將麋鹿回多邪、民獻喚將進前以手摸捏、嘆獎不已、伯樂曰、狐有失跡、麋安得獨無、旦對曰、幸甚、某入林見群聚吃水于溪邊、率來暴捏總了、某竊想非憑大將之威靈、安能如此奇物、

巧

使獻之意言曰、雖然如此亦汝之神力也、樂曰、臘月狐心最為佳味、

欲壯 其陽

令出行酒、旦曰、臣承之元帥以來、、軍士未能遍戮、臣欲大令軍士復酒、

別賜羞饍俾得飽食見三軍之亂不知主意若何融曰臣今吾意乃傳令大賜

軍飲酒、（也已 亞矣）諸將士多令、東校西攝法酒市醻、喧闐之聲、徹于內外忽然參

將醉鬧多噪、（參亦參之鬧）自外而入揚言曰當今兩國相持、不知應亂詐乎、（亂乎也 且之乎）

而元戎不圖遠慮只好逸遊、此冠使錢造、兼其勞以來交戰危在旦夕、（危在旦夕 危在夕）

且危且不知何許人物、將軍一見信而用之、安以南國無人借乱、（胡漢蒼借乱耳共逃）

通謀入爲內應、（亦是臣量 之謀參說破）今彼從中窃發冠自外來攻將軍何以禦之、（以良將軍害矣）

今之計先斬且苛後奉將士登城守禦、應傷無戶不然則禍將至矣且見段

參說破自作色曰參將何不察物也、且而將而不知天辰、不識人和、不曉地利

是庸才已明，將用兵必有三敗，君胡不知而反妬忌人耶（巧偽之甚，不言自己，只說他人，後乃多入）。民獻詞曰：何有三敗？且曰：隆冬南救，遠涉山河，冒雪衝寒，臥衾被鐵衣，兵久駐寒冽，滑人饑，欲行兵於膠隳，指是一敗（此說天辰）。兵法云：用兵圖國，先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况彼自橫兵以來，賊虐生靈，殺傷黎庶，何地之家扶老携幼，渡江而南，號泣之聲震動天地，將軍已親見之矣。且人極則反，民苦則離，事起於中，欲制不易，故曰不和於民，不可以進戰，二敗也（此言人和）。有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擊百，莫善於阻（此亦劉備之辭多與）。又曰：善戰者無附水而迎客（先生長說兵法）。將軍之樂此城，前有江河襟帶，後有山林障蔽，雖秦之潼關、蜀之劍閣亦不過此。

縱彼乘之橋兩翼不能飛過之彼不自知利害於自渡兵此時只遣數騎登城不言 已自登城而言 遣騎登城放一箭射下則此兵自化爲三江魚矣此三敗也 此說地利 然勿謂明之無人莫或中軍少有能兵之將見我之以逸待勞而彼之粮食不繼三軍久疑疾痛易生欲自退兵故得佯爲結筏渡江後自退去故武備曰進而人莫能禦退而人莫能追此之謂也 前既將了三敗後又開說一段兵書以勝胡將巧絕 某之孤窮投托幸爲全生每欲殺賊復讎以報元戎之德竭誠而至反爲猜疑願死於大將之前以絕奸意了挈劍欲自刎民獻即托住奪劍擲于帳外就使獻不奪劍 則危且如何區處 叱曰參軍出我今危且將有棺之可處矣 幸不今中肩耳 汝何不有容人之量乎幾見陳不問長

嘆曰、三軍容易得後人、幸有出南门、三將精英招物賴幸並墜、東西留君

一展佞口欺人易

千古忠言恃容難

不知出去如何且咱下文分解

第十四回

花旦窮叩走豐州

張韶奪壺擊王友

却說段發引兵出去花旦佯為喘息不已民献以好言撫諭旦曰臣欲存參軍之肉可消其恨伯象曰彼係是朝廷爵命勿可輕孝俟清平之後我序一本劾其兵械然後陞汝郞為旦乃止即令軍中峯酒三通擂鼓上下相歡勝漢王會于敎城十壕芳

得不獸乎 陶傾城母(每)之樓、外奏南薰之樂、淹淹適飲、盞盞晴遊、碧月高懸、影徹千

山之樹、珠星遠照、光穿四水之波、此是叙景先寫星月次雜以照下文雲昏雨降於知天道不絶南人之類、不覺此辰銅

竜三擊矣、敵衆大醉睡亮、旦語曰、今夕之宴、勿視尋常、將印兵符國家所

係、汝宜謹守、慎勿疎虞、奉守奉守寄命與烏投身許虎、且唯唯、敵等遂就寢、且出外見各寨

將士蓬頭伸足醉臥、即喚衆人整衣束甲、腰懸弓矢、手挽利刀、放升天砲、各

城系侯、辰此兵居左河、見火号入根、張輔輔急傳軍中曰、賊所恃何城、我已至

神人之助、大丈夫根國之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踴躍舉掉如亂

至四更泊南岸、各將囊草填壞一刹、即成大路、且望見此兵近城、舉吹銅角

一通、捕平都督黃中以雲梯附城、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將南寨放火
城上火炬齊明、鼓声譟响、胡兵倉卒失措、又因世常醉、矣不不知發旦暮走入帳
中捕取印符、開東门望豐州去了、此辰敵普猶在醉鄉、猛醒聞軍中喧闹、
起出門見火光衝天、悲哭茫且不見（已取印符去遠矣）、望帳中已失符印、所在驚惧走
出東門見火起、走回南门、聞總是胡兵声闹、務至西门、見無人自開门出外收字
一千餘人、順路退、胡兵圍合、尽將四面放火、房屋延燒、城中存二萬人、焦頭爛額
哭声喧天、死者無數、忽然一声响亮、雲陰密布、大雨如澍、火光尽滅、餘者全
活、後人有詩云

逆賊猖狂起戰鋒，自將赤思鎖機中。
若非神女巫山降，三萬雄兵作火龍。

黃蘊傳令南園民兵守營，殺出，一不要救，惟活捉渠魁而已。此夜明將王友驅兵入城，擄取財物，擒遇胡書記張韶。友令軍圍住，韶奪與衝突，刺死三四人，不幸與於祿友兵所獲，綑回寨中。這寨前日之宴酒肉猶存，王友命取酒設，呆須臾軍士引張韶至，友呵呵而笑，好好復設一杯，言曰：「張書記胡晚至，能我從享富貴，又舉一杯吃了。」笑曰：「好好。」韶大罵曰：「鼠輩怎敢欺我，城存則守，城陷則亡，豈求汝富貴乎。」友持壺近前便酬，韶奪壺望王友一擊，壺破，刺中友面，血出滿襟。王友怒，命推出寨前要斬，至死，韶罵不絕。後人有詩弔云：

槃根錯節鎮边城　慷慨軍中一槊横
富貴骨頭休足間　丹心誓死不臣明

且說张輔入城遣兵四索已不見胡將所在，驚訝英福曰胡將失守城池若必逃走不足驚疑弟我得此城實賴黎善之力今須見一人不知何許即唤百姓问讯百姓曰五更辰見一枝兵馬衣間有義字手内持兵器都開出東门去了不知何处兵士福知之言曰黎善用兵如此勿謂淵淺無龍也刘攜曰雖然賊城既破賊將尚在若拿而不除根則枝葉復生旋旋耡除況豐州豪陳陣兵將尚多披蔑複来此辰又费了一場戦閗未可必也黄福曰公言亦是

張將軍引兵追賊沐將軍往破豐州操發兵消息後共來會諸將依後沐晟
起兵望豐州直往、正是
　　不憂賊將跳城去　　只恐發兵奪印回
　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回

　　發欽飛馬刺文丘　　段終伏兵李沐晟

却說豐州守將乃都督黄文丘其人勇健膂力辰列象陣於椿時日日練
習甚是巧精欽令屯遠山會衆議曰將父不遣他將而遣孩兒意力屬諸公

之力也諸將曰軍師此命非是尋常或者先試吾輩之能後念小將之異有何計策小將賜教某不辭難欽曰以是則阮彥將二百人出東園此處有土山將馬鬃以爲獅狸伏调号季賊之右陣杜君將二百人出宮走此處雖是無山然有一處草木為鬱森可伏兵以虎皮蒙馬首見吾撥出陣君擊之二人將兵去訖欽令一百人執枯草灌油每人一束移營屯伏以候攻擊辰豐卅將士得大軍見賜酒餚士卒歡喜賚正曰元帥賜令吾可不從第行兵之道不以治而忘亂不以安而忘危兵不可不猜城不可不備爾等其慎之諸軍咱令不敢盛飲日夜迪將至五更見多邦城火光衝天砲声震地軍士入根賚正急出整兵來救

行未及半里欽覘得令南兵縱草入城放火立軍伍隊望見叫曰前城火起立
回顧四方八面煙火呑著自引兵回救近至城外見一声砲响左边阮虞救來右
边杜咨教來立促象拒戰虞咨各以獅虎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砲箭縮
象便走立于提双劍力戰二將闘五百餘合精神加倍欽見二將力已漸衰即
飛馬直入陣中望貴立一刺落于地下殺敗眾軍忽見一枝象兵趋來乃是
前屯胡玄闻貴立役回引兵救亦欽遣阮虞出戰至平明未分勝員自然胡
玄落于象下諸軍紛紛解散欽乘勢衝殺見苍旦執符印匆匆而來欽问
曰公何以早來旦曰我奉軍師將令依辰印來至此見一人立于象頭督戰

督戰因出其不意望敵一射穿過喉前翻身落下歆曰既有將令同我連

行勿可刻緩二人令兵望丹鳳追去及沐晟進兵來㑹則城池寨柵皆已殘破

復見二三小卒狼狽臥于額竪河晟不解欲以喚小卒問曰汝何處兵士直言

我知糊塗者斬（耀武揚威殊無人之處可笑）小卒驚懼以將顛末說了晟始知發兵西來

既出于此自引兵遍觀欽伏兵戰陣處驚曰好將材我識不及幸而天賜助

我成功若彼與賊協謀我旅必勝言了分兵為兩部追回田永鞏而進

却說跟發先是引退兵至猶賴和取民兵得二百餘人入林住紮聞知多邦失守

遣人偵取豐州兵馬引來收復遣人回根豐州失了諸將被戮發大驚不

敢出令軍士人各嘶枚馬去鈴靜住又遣一人去探北兵虛實其人至途中聞沐晟
進兵勦捕即回申報將多兵少三道埋伏囑曰鳴金起兵出季鳴鼓收軍二道伏
訖沐晟提兵前進來中軍建一大旗四書平南大將軍平西侯沐晟發候至近鳴
金一通伏兵看起吶喊之聲震動林谷將沐晟圍住（二番被圍）此晨晟不知有伏兵不有
防詞手無寸鐵敗發提刀趕來喝曰敗將軍在此望晟一刺晟只以木盾遮蔽
幾不能脫韋多吳旺挺刀兵趕來手伏入蛇矛坐下赤兔馬橫左刺右遮前擊
後救詞一條血路救出沐晟將不知勝退回林中鳴鼓收軍吳旺見殺聲喧天
疑是救兵不敢戀戰望沐晟便走將軍回寨中詞曰某欲追殺賊公何以

收軍終日暮見南面塵土衝天賊之後軍必至知我孤弱分兵來奪我必前後受敵必然大敗不若乘彼未至舉兵退去然後徐圖士卒咱令移營去民無兵惟取三百餘兵皆無鬭志訖北將李彬督後部九訝列之更督淫婦友擄致貨財故不能急行及見軍中擂鼓自引兵來沒見一人問諸營人始知沐晟被陷悔恨不已乃自驅兵尋沐晟去了正是

兵微將寡知機早　智淺心迷悔恨遲

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擒賊令軍士入營搶十

閻村夫民献中計　遇美兵敵殄解圍

却说李彬、郭沐晟来會張輔，張輔已追民献去了。先是民献、伯祟順道去，至途中遇大雨（此雨亦在城中滅火救民辰），軍士冒雨而行，欲便道取田西都，纔至松山，見一声砲响，上山各樹红旗，旗内大書奉黎命前軍祟光，二人不知是何兵士，躊躇未敢進。俄見連珠砲伏兵趨出，民献此辰心神不定，望後便走，祟光驅兵追躡，殺多胡軍，棄甲投戈降者無算。祟光收拾器械回寨。民献、伯祟走至富有縣，軍失者太半，命入民家掠取粮米，揺炊造飯（敵之簞食壺漿之迎已勝十倍）。伯祟曰：昔我梅美在一萬雄兵在豐州（已失了），元師和來相取復多郡城甚

為金勝獻曰正是飯畢二人進發至途中見五六小卒狼狽而來獻問曰汝何處軍士小卒曰臣豐州戍卒五更賊黨兵燒城刺死首將象馬盡散一家兵皆散臣等逃此二人聞之呆了半晌不知進退何路會見二三村夫蓬頭散髮而走 前日黎善附耳低言至此方見 獻遣人喝住問曰汝何處人奔走若是 臣本黎軍師遣誘將軍耳 村夫曰臣玉蓝人民不知何道兵馬自稱大將軍起兵討地盜抄入民居擄掠鞭撻臣恐禍及遁走出此伯樂曰此必愚民乘乱猖狂劫奪民財耳 劫財未明掠米已現 耳我迓此誘彼協力討賊封賞不次彼若順從整兵來戰必伏前屯事若得成將彼斬之便了如此則功歸于我矣 伯樂狗心矣 彼若不順亦令

救了且暫回朝後有商議（恐不了回朝矣）獻曰都督見識甚大（狗共狗同）再問村夫曰還東都何路多便曰入玉蕊過錦帶經涸海渡傘圖出美良還東都甚便獻等喜引兵入玉蕊（請先生入寨）及至見小路斷塞大路平坦伯彙疑曰小路塞大路通何意獻曰此必小毬用計壘塞諸小路遣大路使商人通行以掠物耳自促軍前行進望山頭旗幟蔽天干戈麗日獻立于馬上叫曰何處小將下山投降共我討賊我奏朝廷加官賜爵言畢見一声砲響閃出一將上麾青蓋下坐白騮揭言曰汝不識監軍大將節度麼我奉黎軍師命來取汝首級從軍早下馬投降不然則粉尸碎骨獻大怒麾軍登山決戰山上砲響者

帶胡兵不多上忽有三四小民奔來叫曰後面北巾兵追到諸將軍急退此亦黎善佤言
眾〻二人失驚望大路快走皆後節裏驅兵援寨下山追躡叫曰胡軍降者
免斬軍士叩頭請降民獻回顧只存一二人而已走至錦帯山又見兩路絕
是木石塞絕惟小路尚騎衆曰此處必有伏兵獻亦疑惑住脚自看見鼓
声大震伏兵齊起當路一員大將乃阮清手執紅旗指揮諸軍將獻衆
圍住獻見進退無路叫軍士曰途已窮不戰則死諸軍奮力殊死不能得解
倏然見黎兵紛紛散出一將飛馬橫刀殺入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救出獻
衆望後只見三四士卒相從問曰我兵何在小卒曰被賊兵圍住了復見一人趕

刀殺入重圍救了一枝兵馬追殺阮清清抵敵不住扒馬便走乃引兵過田氏獻望

言乃是參軍段侯問曰將軍何以救我答曰某佳物賴救走沐晟後引兵入東

林差人細作不早晚此兵必至故不敢久留穿山攀木至此見元帥被圍不得已

冒死救出獻曰若非將軍必遭毒手矣答曰吏吾安在獻羞慚言曰愧再

參軍之計以致失守城池奔走終是三四次遇賊只見稱奉黎軍師命特

來討汝不知此賊為詐答曰此臣某聘目而戰不知是詐今元帥言之此必是黎

利兄弟也前日某薦于朝廷徵之不出若今與他通謀則國家危矣獻

曰量彼一窮民怎敢如此答曰元帥勿低視一世人豪黎利有帝王之量黎

姜有相将之才漢之武侯也不過此献曰如此奈何登長嘆曰天命有廢興国祚有長短不可逼定今已至此暫且回朝此後便議三人開路而行軍士手無寸鐵行至洞海見山高水秀草木青幽鳥叫猿啼風雲披拂乃下馬歇息軍士労渇走至海边吃水献樂困倦解甲臥于草上何昔之甚詩云仆夫况瘁其謂曷歎毋毋欲睡陂登獨坐按劍沉吟忽見砲响一声伏兵殺出将献樂縛了又手可謂陂登奪劍奮力獨戰且攻且走近至山旁不幸跌足墜于石坎埄之不上象兵趕來登知不脱望東叫曰我非不能尽心报国今力竭矣於以劍自吻見一人突如其來呼曰汝不知後軍趙邑乎我奉命來活捉汝汝安乎

獨生躍來奪劍殺死不得殺於諸軍盡降扈鳴金收軍崇光阮清御衣引軍陸續進至令兵一式先寫公文申報然後獻俘正是

風送群雄歸樵裡　星馳寸楮向轅門

第十七回

胡參軍降景軍師　明哲戰敗胡元帥

却說趙扈等生獲胡將參捷還大屯黎參善不看捷書問曰今日我得一大將胡不解回小校曰得三員大將善曰一鵰二鶚汝急奇屯報趙扈識觀舍何人与之力戰奮不顧身调回我问存二将權檻在此供給酒食降卒各給粮

食勿缺小校領命飛報諸將以為段登必死遂回轅門求候姜望見軍士傳段登縛入門前趨出喝退眾軍自解其縛推之上坐命烹茶相款登以手推倒于地叱登姜曰汝甚無良生同南吏謀與地通居其周而棄其民在其邦而背其主托為辭聘自薊暑地之姦假作耕夫徒逞滔天之道有何面目與汝相對歛乎速速斬之庶不為慚負之人矣姜笑曰公既叱我我豈不諭乎夫良禽擇木而栖賢士擇君而事公既抱經濟之才何必賢愚逆之覺以公之志推公之為何異乎駆虎吞人教猱升木未免後世之解頤矣登曰女為悅己者容人逢知己者用意之委身從事者正以酬知遇之恩若

人之乘人車則載人危衣人衣則包人難吾豈以利而妄義耶善曰朔民害物殘民惡同桀紂救君壽國罪過王曹況民者陳氏之民主者陳氏之主善之此舉非為身謀（迎李犁之難而為耳）正以為上為方為下為民豈有翦傳叛之心是包藏之志乎公若去暗投明捨邪歸正不徒漢蒼得去而陳氏亦興則黎庶蒙其福願公思之慎勿見誚發見黎善辭直理壯推心見識遂下階拜伏請降善扶起携入帳中謀吾乃請將問曰渠魁三人單師者其二何也善曰此固諸公不察耳敵寡助桀為虐罪惡貫盈者在於詒之辰被救天年其明將今被朝問罪薛岩耳聞聽子弟豈不願來報讐乎我君居之彼必

謂我善寇莫明權留在此使彼救之則我不受救人之名而彼自遂復讐之志諸將信服善喚趙邑謂曰汝引兵先去迎接他將延入前屯安歇諸將曰不知今日至否善曰今夕即至趙咱令出去了却說張輔引兵追民獻毒沒見信息喚土人盤詰土人曰早辰已見杜玉蕊去了輔形將兵趨上已見沐晟李彬狼狽而來將移兵失影陣其殺賊季敗說了輔問曰今賊何走晟曰不知下落輔曰追賊渠為首仍令兵開山破石斬木平林取道直進玉玉蕊見首柵輔兵觀看多辰適遇一人問曰何人駐兵在此其人曰前日一枝兵自稱黎善兵誘胡將季之追入林中去了輔即率軍趨入

至錦帶見四方八面草木委靡依是一箇戰場黄福驚之问此在何處官軍戰争在此而丟对曰黎將軍遣人誘胡元帥入此伏兵大戰殺了胡兵棄甲投戈只得单身奪走福言曰黎善用兵真神人也刘儁曰某聽自投書擬行奸策攻城象陣燒屯壘誘敵以至於斯雖伊吕亦不外是張輔見二人讚揚黎善怒曰彼為一輩群小（憂心悄悄 愠于群小）不過倚我勢而為之始有声勢諸公何稱譽之過福曰將軍勿尋常視人南国有此等人我失於區處為愚不識輔含怒不答（有此日含怒及後日生無效戰词來）督兵前進曾半晌间見一簇人馬旌旗燦爛弓劍精嚴中建一旗內書黄字當頭一將手執神弓坐下駿馬進声言

日前軍趙匡奉軍師將令遠來迎接請大將且行輔見黎兵詢曰賊將安在匡曰某已拎了明將士聞兇渠已根皆欣悅稱嘆不已遂令兵同行至于洞海廷入前屯暫歇　却說坦兵督戰薛石聶行乃薛岩聰之子也昔辰其文送天平回南狄胡將民獻伯樂殺死及明率兵討勉二子奮越有復讎之志情願從征成祖許允為督戰軍校多邦城二子恨不能殺獻奮哀号不止會諸將追至洞海二子帶劍相陪諜得獻樂檻在前屯自絜劍走至檻所望見獻樂各一劍斬訖奔來帳前拜曰小校憑大將之威已殺讎人請來伏罪張輔曰汝殺父讎誠為好看第可惜者結而

殺之殺得不快二子拜謝出门見一人布衣布服坐下白馬形容清秀面貌端莊將士环列左右遣人入軍门先報婺軍師來接辰北將士闻之婺善而未知其向皆走出觀看軍遮滿路馬不可行路裏叱曰三軍起声如巨雷北兵驚起張輔雖心中藏怒然猶買人情自來沐晟刘儁黄福等出门迎接兩边為下馬揖拜延入寨中叙礼畢善向遠勞天師辱臨弊邑邑邑小邑自世甘重罪刘儁曰幸之先生神謀助戰不然安之至此兩話说良久善曰日已夕矣今且出歇明早煩請將惠來小屯議事請將曰諸善令軍士牽牛羊來獻又回正營

胡兵聞風驚破胆　明兵望影動歡心

未知這回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沐右將起李殷條　黎上將賺襄東都

却說黎善出接明將回自前屯入內房与殷條議論兵機推演道算殷條想起問曰黎尊伯安在善曰在所不遠公問何事答曰今天下大亂能以服天乘辰濟羣生務艰难者非至上等英雄不能為也昌若推尊伯為盟主掃除乱累頼撫民則天下可定矣（條明明已主黎之意）善聞言矣驚曰先生差

矣且天下大物非傳力細故所能維持我家为德安敢望此况陳尚存復任承乾正當今日宜竭力輔之以免後人之饒舌幸矣答曰陳祚圻矣公雖撐力扶之窮謀縮地事亦不得消有云天不昌劉雖百孔明扶之不足且明臣貪猾窺我山河原非一日今因其釁占奪其地剝治其民此良我家爭之則貴了一局願明公思之吾曰權可之不預設變不可先圖興廢之機付于大造若我藉以復陳為名而又奪陳之祚豈有立身于天地乎二人支吾竟夕不覺東方已白吾令人就前屯請明將張輔等至傘圓中屯分賓主坐置長命設酒再令酒吏就兩班獻酬酒吏唱令引滿就

西階獻曰張將軍飲諸沐將軍飲諸黃尚書飲諸勸將飲畢趨東階獻曰衆前軍飲諸趙後軍飲諸段參軍飲諸州長沐晟猛省知是胡將段發前日伏兵掩殺今復在坐對飲忽然奮怒睜睛視發幾乎裂目發赤倏然激憤側目顧晟卒至填胸二人各相顧聘晟扳腰間之劍發折背後之弓趨來兩相撕打晟以劍刺段發之腹發閃過以弓掌沐晟之頸晟格去張輔喝曰沐將軍安得無禮發姜岳曰且住二人言了各起抱住姜推發就東階輔推晟回西席（此會無漢王項羽勿有項莊項伯一笑）姜岳曰軍中行寓又至仇讐輔以罪責晟晟曰彼是賊臣又生詭計途中設伏抗拒天兵使將士奔走顛連幾乎喪

命（胡不言我奔走顛連）今遍此教了便了。善曰黎已降矣。晟曰降。公不降我。輔曰降黎將
軍即是降我將軍。不記皇上誓師于龍江乎（萬記不得）福曰矢了在弦不容不
發。昔日未服便是我讎了。今日既降仍為我將，使將軍當陷陣之良將起了
即抑止之。那是自知失律，起謝。福指彬，善詞曰今賊之门户雖失，而巢穴
猶堅，先生有何計策。善曰請諸公勿憂，東都已在善掌中矣。張輔愕
然詢曰軍師有何神出鬼沒下得東都。善曰某有二兄一子意已來取了。今
日早晚必有捷報。胡將舉皆冷笑，以為不信，安然飲酒不題。却說黎利
謀黎善授計，及回矣，良招軍買馬，攢養士卒，以潘僚為左軍事二為右

軍范柳為前軍范宴為後軍由辰文歷為中軍丁礼黎豸為左右參贊

黎石為總統兵馬十二日己未宰殺牛羊犒勞將士會見陳莽引三千輕騎

來投以為前部先鋒傳令四更造飯五更起兵徑往柴山至丹鳳屯駐丁礼遣丁狗

引兵自丹鳳至喝江將大小各路截住見胡軍逃回盡捉丁狗去不多辰生

獲賊回百餘人丁礼令去下軍色器械盔于別所不使脫去軍士將盔詑見

喑馬回根不知何處兵馬如追尾而來請上將遣兵拒戰利上馬出門觀望

當頭一員小將乃黎欽隨後范旦率五百精兵欽望見黎利下馬揖拜

曰小侄晚來伯父恕罪乃同回軍中欽將符印奉上利命黎豸寫疏用胡

元帥朱印押了（昔日善附耳低言至此方露）丁孔以胡軍服色許先鋒軍穿了命段莽打著胡
將旗号手执兵器望東都前進諸軍按寨後行辰方戌末至東都麥利分
諸將三面埋伏令段莽叫门告急辰東都城中絶是文臣武相惟有總軍
國事務呂智督率兵士保守城廓在詞城外叫门報曰多邦城危急元
帥疏回奏請守门將來日城中奏禁在詢不应詞门段莽曰若不应奏
則多邦城陷矣门吏打燭照看見元帥旗号本軍服色言曰有疏投上城
來莽捧箭射入城上吏奔入上殿啟奏漢蒼檢驗的是元帥印跡詔開门
段莽擁兵直入將门吏斬了後軍進至叫殺喧天呂智聞變引兵來迎

遇段莽于街巷兩馬交鋒戰數合未分勝負侍衛入奏城中追殺徒黨縱攻打甚急倩陛下出章漢蒼聞奏出門望後見三面火炬聯天砲聲震地大驚跑走入後宮章皇后親公子一家老少并近臣文武開東門走出不知三千美女亦有在此行否吕智不知與段莽酬戰殺至天明范宴衡殺過來張弓插箭望吕智一射適中窩心翻身落馬胡無尽散章甫克東都黎利入城安撫百姓甲黎蒼焚香俯道拜謁利以好言慰諭曰我所以來除暴救民無有所害令軍中秋毫無犯逆者立斬百姓歡喜不勝黎利命取追風馬飛根軍師各根至傘圓屯明将酒筵方滿聞知東都已克皆驚愕歎服沐

晟軍師神謀妙算令人猜之不出姜曰此小可也不足深慮雖然東都既破強孽來降將士宜一番加力掃清惡黨皆曰善衛芳起行出姜喚隨從嘱曰公居在此撫諭方民遣人往廣威歷觀地理有何要隘畫出一本地圖教某就東都觀了其勢如何後另商議后喚趙亀附耳說了一遍遂起兵和其他將望東都進發正是

智取堅城能謹慎
謀攻深窟善圖終

未知進發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十九回

向西都彬中賊計　　漁碧湖利与神劍

却說黎善與明將望東都進發凡所過之處百姓漿食迎候行至東都黎利率將佐出門延入城中交叙北南會遇於是三江諸郡縣詣門投降北兵寡志無有畏忌出外擄掠淫辱婦女民皆奔黎利控告利遣人追捉不多辰獲回三四人利曰天兵到此本欲安民反至害民罪汝何用立斬之明將以此爲例明朝將佐望之失色然理屈不敢啟齒劉儁曰漢蒼道走必回西都黎軍師以何計可破善回西都詗知東都已破季犁必棄城走矣在準一員大將前來先占根本之地然後追討勿使彼聚兵今旁

監城固守卯辰攻之者詐偽依計命左參將李彬以一萬兵向西都舊
某有呆子欽亦使相隨乩又計議而行輔曰善使李彬和與參欽進兵
善打扒銳卒一千與欽同往彬程欽小兒埋怨張輔失於調度不與
欽參議引兵先行至同梅江見江潤水淺無舟可渡命駐軍伐木造橋
請師欽自思曰李彬欺我年少不足與謀不若我自別良圖乃喚阮
廬杜容曰二公以六百精兵往同梅上流扒取儂人船隻渡至石城縣後埋
伏見南北交兵分為二道一出拏賊敘陣一向西都禦放兵二人去訖却說
西都聞東都請郡縣歷失地兵又進至城中百姓一日夜四五番驚動

季犁聚議欲南幸群臣諫止尚書芒見覽曰此城是根本之地兵精粮足若去不守則無栖身之所莫若遣人截各山河要害然後進徒進出收取城池以復社稷陛下若南幸則百姓誰以為主共見之乎季犁依允詔大將軍韓雄引兵拒敵領命進至石城則李彬兵已渡同梅視地向李雄佳軍命兩边沿途百姓放出惟置空家以魚油硫磺灌注略兵設伏自引兵向前布列陣勢立馬横刀候敵李彬衝騎彩来雄不打話麾兵交戰兩边鼓角齊鳴鬪至四五合雄扒馬便走彬驅兵趕来雄叫曰汝不怕死乎復輪刀回戰鬪六七合復走李彬急追至武舍見連声砲响火光大起風盛

火急伏兵齊起韓回兵將李彬困在誘心彬冒烟衝火東殺西突不出脱
背後韓雄殺來忽然胡軍叫曰陳後有兵殺來雄停刀回顧彬從舊路
逃走已見一小將騎馬橫鎗從左边飛來望韓雄一刺於馬下殺散
眾軍救出李右將乃是蔡欽李彬曰小將何処求救我欽曰某度將軍
必中賊計故分兵埋伏擊賊後陣使彼回救因出其不意殺之以救將軍李
彬謝服（勿謝將軍宜有謝小兒子）二人乘勝驅兵趁殺追至西都不見動靜李彬疑
訝傳令驅兵見鼓鳴三声城上樹起一红旗内書姜字後見一大將軍叫
曰奇軍趙邑奉軍師將令取城已多辰矣命開出四門李彬見了

大驚八城問趙邕曰將軍何由至此邕曰軍師來東都良爲遣某將一千兵宿行晝止倍道向西都伏于錦水北林候胡將出外將城裏了上四句與邕附耳低言至此方露某至此使人探咱見韓確引兵出去乘虛衷裏之季犁焚宮室倉庫而走某率軍救得火滅然後追趕季犁走至半途却被黎小將善於容教至彼進退無路遁出海外去了追之不上李彬曰軍師如此神算真今古之奇才也今冩書奏捷欽邕亦舉兵回至東都張輔喜西都又見交趾山河城廓朝市人民国富家稠男清女秀已有占據之意自引將佐佯為巡撫郡縣以觀形勢只疑黎善或有異謀遣人邀其回

行利曰去便去何必邀人善曰彼与我矣故使同行行便行有何畏彼欣然應諾善行至碧湖見一片白氣自湖中直上衝天心知有宝劍欲回使人摸索然業已應行豈有復返默然而往黎利居城中恰逢皇考諱日勤思平生酷好鱒魚令軍士四索不得兄弟憂悶不已石曰碧湖久畜必是多魚伯兄使漁人求之莫或有得利曰正合吾意命唤漁舟張網放下不一辰鰟鯉擲上盈舟鱒魚不得利曰魚蝦如此鱒何獨無唤黎石曰叔叔一舟我一舟我和你共打豈不得乎兄弟共登舟取網撐出湖中羅網放去往來數十次網不見動利曰恠恠不睹一物何也言了又放見網控

曳挽细牵去綱加沉重言曰這擔不必加力牵上過來了不見一物惟一段古木而已利曰魚脫矣可惜可惜捨而擲之將放下黎石曰吾網魚已罷矣少是巨大自牵上舟中别無他物只是首鉄一片耳亦將擲去兄弟三四五次只得古木首鉄各一段而已利曰雪盛隆冬寒風砭骨魚既不多不如且回别尋他物以供祭事乃捨舟從岸持回细認利是一劍柄首孔猶存名是一劍舌尾末不朽兩相插入全然不動退之不出遂留于帳中長人有詩曰

古今靈異自天留　一氣縈蟠射斗牛

三尺龍泉歸有德　帝王還是帝王册

進士卒宰殺牛猪致祭及暮黎善外歸望湖中已失白氣所在心中疑訝回至城中升堂拜畢趨出帳外歎接將佐然後房宴息見火光滿室至近視之乃是一劍驚問小卒此物從何得來小卒曰二大將前日出湖求魚偶得此物善贈善押劍而歸甚見　默然就寢明日見門吏入報黄崗書請先生赴侯善營夜往地營已見文武諸將列坐善就帝張補曰先生使趙邑襄城何不擒李犁善曰某昔觀星象彼未可擒南国主星猶亮這未瞻何多而擒黎公與我所見略同（既云所見略同何為先擒）耳刘儁曰兩都既得

首逆未除諸將努力一番掃清惡黨善白胡氏父子跳身遠遁不足為憂
今筹江盤灘木凡等兇賊將梟雄擁兵效爭我若整兵遠出彼即奮飭
來攻吳若先去剪翼然後遠征一舉大定張輔依行選日起兵正是

不憂首逆跳身去　只恐渠魁反面來

未知出征如何且看下文便見

第二十回

木凡江胡折二將　詞海口明覆三軍

却說張輔沐晟咱討留黃福陳洽等供給兄弟守城 丙戌詞大元年 明永樂五

年春正月〃起兵望等江進發此辰等江守將乃手題將軍陳丞因書且佳辰賞筵盛犀城廓不防軍士懈怠不意張輔猝至承引兵來迎輔令呂毅出戰戍將開至三百令不分勝負輔密遣沐晟抄出陣後夾擊軍士大敗承扒馬走輔晟揮軍趨救克等江柵承至萬胡江輔驅驢大進至善頼山斬首三萬屍橫遍野血流成河承單騎遁至盤灘江守將乃謀男將軍胡杜見承敗回即將兵馬布成陣法二人立馬陣前以候迎敵倏然呂毅引兵追至見陳承已立于馬上呂毅叫曰大賊敗走猶敢抗拒天兵承罵曰大賊失脚尚敢大言自揮軍大戰二人將呂毅圍住毅左衝右突力戰二將後追〃

輯晟進來見呂毅設困分兵裹李涑承胡杜大敗逍走又克盤灘江補等入城

安撫百姓畢進次魯江胡杜陳承將戰敗走至木凡江中郎將阮子仁參將

黃世周謂曰二公留于帳中宴息二將曰某等欲地冠同討奪了乙屯甚務

瘳恨敢請將軍三千前來恢復救此道賊阮子仁曰二公新敗不可出師承杜

固請黃世周曰既如此某已整頓船隻得五百艘二將督水道軍拒敵

步道某等自當之承杜唯令出去（已替仁周得以不死是亦天幸）時張補乘勝追至木凡

江見水陸兩屯甚是肅整傳令分兵為四道沐晟拒水軍勿使登岸王

通在左黃中在右自居中發號交戰阮子仁提刀出來補令黃中出戰

两边戰至五十合皆後黄世閔[閻]出薩戰輔𢘑遣蔡福亦出助戰回馬交鋒
戰無數合輔觀仁岡精神加倍密使王通遣黄中樓出左右二將夾合驅兵趕
入王通率兵望子仁一刺落于馬下右边黄中張弓望世岡一射穿中眼
孔翻身落馬殺軍中所殺斩首百餘人胡兵潰亂遁走陳丞胡杜欲集兵
上救又殺沐晟救退二人便將一萬人下舟斷绝上流膠水去了輔克木凡江驻兵
遣探哨數目哨馬回報賊兵屯聚詞海口季犁漢蒼亦居在此其勢甚重張
輔情其累勝曰我到處則無敵何怕其多即驅兵窮追至膠水先使人飛
报丞海口今水師都督柳昇來會柳昇承命督諸道水兵進與輔相

屢遏于興江遂令兵進往晨季犁率西部直至海外遏漢蒼於是父子君臣聚兵于閉海口有五六萬人諜者張輔進至聚群臣議曰今賊乘勝遠闘勢如破竹公卿以為何策退敵柱国季臘対曰此間雖是海濱而松楸茂鬱可以伏兵候賊至殺之必獲全勝季犁許允命陳承伏于南詔寨胡杜伏于震爛棚以拒賊之步兵又遣參將尹直阮和以小舟藏兵於于兩岸泥草中季𤅷自楫大舟横江拒敵諸將去訖張輔分軍左右並進柳昇乘舟而來季犁命范見覺將數十小舟前來誘敵張輔望見麾水軍促戰范覽戰々且且走罵曰鼠輩亦來尋死乎柳昇血戰起大怒

驅軍急擊張輔觀音道無有一人敢冒進忽然一声砲响左边胡杜殺来

輔不意駐目睇之見木牌上書胡兵望旗便走（苻堅當日八公之辰亦不外是）胡杜趨来刺死

指揮姜炳右边陳丞救起陳晟失驚聞海外波濤如千萬車馬之行声奪路

便走（亦如秦兵聞風声鶴唳之辰）督戰薛石設陣丞訢救（可謝阮子仁之禍矣）柳昇在江中不幸

湖水盡落舟膠不得進左則尹直右則阮和皆推舟殺出砲發如雨下剌

如蓬生柳昇棄舟跳入水中躍走士卒死者三萬餘人水爲不流（亦可謂善頼之禮矣）

季膽亦勝迴回漢蒼曰胡不追之對曰賊雖一敗兵將尚勇以力追之恐

中奸計（乘敗而追其有何计）莫若回兵修理戰具然後進征未遲漢蒼曰戰具好

何季犛對曰彼今戰船者多我不有計禦之難於取勝宜盡取沿海漁船以一千餘作劄截木立柵弓弩伏于中鐮梨立于外以防迎敵以備火攻

漢蒼曰行兵之事隨便為之季犛欽旨出去正是

先施計得能成績　後運奇謀以立功

未知此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回

善用火胡氏鏖兵　利得雨季犁失御

却說張輔敗走至富江分兵屯駐遣使回東都請弟兄弟趙賞護函

使王黎少利密問黎善曰張總兵累勝何必問我狃於小勝不有防閑必
至大敗故來招我耳利曰行止如何善曰不行彼即謂我為怯不如於今年
於季利率父子必與兄弟所承盡拔寨起兵進程不二日至葛江北軍見
之善曰黎軍師已至輔等出門迎接入帳中命酒相待傘圓屯善迎輔葛江屯輔迎善遂進
相討輔以前日敗軍敘之善曰不一敗不可以大勝後某細作如何然後商議
酒畢輔命取小舟裝作漁船致善出去利亦出外屯駐柳昇昇問曰何
等小人總兵為重如此輔曰黎利兄弟起兵協我破賊昇曰恩敵稱師
稱將輔曰爾自爾我自我若不從自稱為安能服之安南眾庶昇曰南

蠻草寇是不過狐假虎威某視之如鼷鼠耳 时僞以黎善彥爲伊尹柳昇以黎善彥爲狐鼠亦甚黃憒不知輕克虎 不足掛齒言了拂衣而去 且說黎善彥乘小舟放至胡寨前觀看良久 早有胡軍知之 回報曰 匪黨窺我虛實 季獵大怒 命出追之 善彥見寨中旗動 令水手回棹 幸而壽風起急 帆輩如飛 胡軍追之不上 善回至帳中告張輔曰 此賊以計破之 輔曰 計將安出 善彥曰 某若明言 柳將軍必不信服 柳昇了心善彥已破矣 則事不成 將軍自遣了逸附耳 將從頭徹尾說彥 輔大喜 會諸將傳令曰 柳督之都率水師舟船往鹹子澗曲處 此是葦苫稜蔽 可以泊舟 偃旗息鼓 靜候 候賊放過 然後放舟截殺來拏王通引三

千兵至辰富栅後埋伏朱廣以三千兵伏于臨錦寨後兩邊望見江中火起出兵拿賊步道黄中呂毅以取三百餘船内積柴草灌以油蠟黄硫往興江口住劄賊至縱火焚舟放下後引兵順流下拿吳班五百人以二十小舟往誘敵誘西上流令與黄呂二將議戰吳班領令引舟師放下會有胡單諜領走回南寨告急季犛入奏曰今戰具已完賊兵交至請陛下早降明旨漢蒼曰卿整兵拿之務獲全勝以副朕望便朕先走季犛領命遣胡杜阮和將一萬兵由江道左边敵地步軍陳承君道將一萬兵由右江陸路進迎自與尚書范見覓居水色務是水陆並進

遇吳班于橫江中見覓曰大物出征汝不下来首級吳班橫刀立于船頭言曰汝回告季犁父子来可堪討手至此汝等鼠輩不足我當季獵聞言大怒麾軍交戰護劍連天桿楫震水吳班且戰且走至葛江屯、善吉張穡援寨奔走、季獵望見揮軍左右追趕刻船連結巨十餘里陸兵遍地而來至寨良江黄中縱火燒船放下火起風生舟趂水頃疾似流星燒遍刻樓將為天心与水面通紅下遇柳昇由鹹子澗敵舟截後夾擊左边胡杜阮和引兵来救殺、朱廣後殺出、右边陳彩君道營張来救、遍遇王通阻御衝殺兩边趕殺胡皆背水、焦頭爛額

斬獲數萬人尸壅崩江血流赤水季攏苍覺勢殺取一小舟登岸逃走輔回軍追至河海口州辰季犛父子覓得軍敗遁走美安尚書苍見覺輔撫安百姓畢　四月率將佐與黎兄弟分道追趕至義安涇鵲口季犛收拾殘卒與民卒得三四萬分屯各處張輔請黎善由陸道、黎利與沐晟由水道、各進兵、沐晟請黎利曰公安南人諳曉地勢宜督舟先行某陸欲進利欣然允諾率軍由涇鵲直入辰季犛往富良江、命將士縫囊盛沙壅上流存遣將佐分兵由兩伴江道埋伏、後令季攏發監領船艦候江中拒戰　却說黎善先是遣人哨探知

胡兵分過由蒼龍江而下至嶷々嘆崇光御鄜告曰以五千兵往涇
鶺東岸巡捕看爭廬寨如何回報二人去了此辰黎利引舟師至青
河分自然水涸舟膠不得前令軍士人江推促忽見一声砲响左右喊声
鼓譟衝殺趋來利遣殷恭范柳分兵拒敵二人戰上良久鏢箭俱發
不能得脱上流胡兵該數十小舟下救矣如飛蝗利回顧後道不得上
呼曰命必窮矣車三閃出言曰明公勿憂臣請當之言了向前迎戰
胡兵水陸三面來攻車三以劍揮拂箭紛紛落如雨利失驚仰天祝
曰利本為民討賊救國殄此仰望皇天后土救此生靈說畢大雨如注水漲

教是將士喜曰天賛助我也揮棹進行民人有詩讚云

江上龍爭蛟鬪辰、 紛紛戈甲滿天飛、

雷非若匯神仙力、 不特周民靡孑遺

胡兵恐戰不捨明兵後追直上來、廣躍于岸上棲涇鵲、兩邊遇胡吻

阮和沿江共車三交戰、廣望後救是刺死阮和于山坎洞驅車大戰、

却說崇光都哀是涇鵲東岸見尹直共邑柳文戰江邊哀提刀殺入、

吻尹直斬爲兩段教散胡兵强是黎利得解於陣並進五月甲申張輔

牽軍來江東西直是孝龍江柳昇舟師亦是殺散 胡覺、萇船三百

艘季犁等棄城遁走黎明協力進勦至奇羅海口胡廙困眾諸

軍大潰乙卯柳昇領永定衛率王柴胡等七人訊得季犁在岸、

驅兵擒之生獲并其子季澄縛送升連車次日土人武以鄉獲漢蒼

及太子芮將相王侯上柱國黎季攛等皆縛獻軍門丁巳胡氏悉平

正是

七年王伯成何事　一帶山河總是空

未知胡平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TAN THƠ VIEN
新書院
皇越春秋
No 176
HUÊ

第二十二回

據安南張輔獻圖　平交趾成祖行賞

却說張輔獲胡氏平定安南揚揚自得意决吞併遣人畫南國地圖凡山河城廓郡縣州府户口畜産器械粮船寔得數千討成一本執照發遣諸將分行各處撫諭與黎兄弟振旅還東都設宴賞功黎利曰南國偏方奸臣僭竊天朝不棄命將出征遂党成擒萬家相慶請立陳後以帖民心輔曰今日賞功姑且飲酒言了出外密遣人誘百姓請立郡縣及至宴罷見

帳外三四耆老伏地叫曰陳氏不存乞設都護如漢唐故事輔曰民心如此諸將如何爲若奏涯田朝献俘聞命此將立與不立方可定議利辭回本营與諸將言曰明將欲占割其地矣范旦曰請尽斬群寇尊立明公鎮安社稷豈可屈此無賴之界乎善曰諸公差矣我國本是中朝臣子姑待彼聞命如何然後有辭可挽矣諸將乃將此將陳簡定陳季擴見明將不欲復陳自逃去張輔命草露布遣柳昇等齎送季犛等回北京時成祖得捷音會文武群臣于奉天門受之命兵部左侍郎方賓讀露布至弑主篡國僭號紀元乃問季犛曰爲人臣之道有如是乎季犛不能對詔以季犛及漢蒼下獄赦其子澄孫

蔣等後李羣釋自獄戍廣西其守蒼澄以善兵器赦而用之再勅往安南報張輔迓朝命沐晟刘儁黃福看交趾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送還京師擢用 丁亥年明永樂六年春三月張輔回自交趾上安南地圖其地東西相距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相距二千八百里復奏安南本中國地陳氏子孫尽無可継其國中文老百姓俱請爲郡縣如中國制臣請置交趾布政按察二使司分十七府曰交州、江北、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太原、鎮蠻、諒山、新平、義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爲鎮彝關、建設官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二、又安撫人民得三百二十萬戶、

蕃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粮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如此等物可惜可惜）疏奏成祖兄旨（成祖昧矣敢後日生無敵）戰場嘉勞之賜宴於中軍都督府其軍人賜鈔有差　秋七月成祖問户部尚書夏原吉曰陞哄賞㲁優对曰賞賚於一將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成祖從之進封新成侯張輔爲英國公平西侯沐晟爲黔国公李彬陳旭各增祿五百石王友進封清遠侯（應封爲破面公）都督柳昇封爲安遠伯戰死都督高士文贈封建平侯姜柄薛石贈封都督僉事並許子孫世襲親枚李礐軍校王眾胡擢指揮使從者李福等四人封指揮僉事燹

利爲知府黎善爲知州阮旦爲同知府又因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甘潤祖等
十一人爲諒山等府同知贈故安南國王殺陳氏子孫七人贈故官裴伯耆爲
交趾按察副使准陞元功其餘頒賞有差復敕尚書黃福兼掌交趾布按
二司事又以侍郎張顯宗爲左布政都督呂毅掌都司事府縣各選舉畢
遣使奉詔敕往安南封諸功臣正是

一天雨露霑恩易　萬里關河去路難

未知使往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回

扶正統黎利尋主
奮中興簡定爲王

却說明使奉詔敕往安南黄福奉命敎飭諸州縣催促大小官僚赴任黎利對衆將曰我本討賊復陳不意弄出一場傀儡簡定不知下落黎善曰弟已使人探咱居于知化州兄弟佯爲試莅潜回知化州別圖後計二人商議停當見陵發從外來謁問安畢言曰某聞明朝故意占據山河分官割治故不分雨夜而来願爲明公一叙利曰先生何叙發曰請屏退左右利曰左右亦是一心何必疑訝發曰爲今之計尽殺明將尊明公爲主（旦欲殺北冦業亦欲尽殺明將明將幾坐不安枕）保治方民然後分兵阨諸險要彼来擊之豈有我山河忍置彼安然好自在

黎利曰先生始至何以陷我于不義之地弃我豈生禽擴其心奪陳氏天下耶䝋曰陳氏不在何得而永安有抱符而甓善曰先生勿憂暫且回傘圓拔寨往化州先去後某来護叚𤼵會意辭去明日利入辭黃福請赴任福執利手言曰不想如是這係天子詔命請諸公勿誇(何不一奏諫之徒不過貪心耳)黎利佯應曰諾回本營打發諸將先行自隨後發至都门外將敕印封粘懸于樑上詐告門吏曰黃尚書令汝更守官物三日内無人来認便將回納慎勿有差(欲緩追兵耳)兄弟投知化卅尋簡定去了(先書簡定尋利此則利尋簡定君臣相遇自古為难)却說陳簡定乃陳藝宗之子陳季擴簡定之姪二公惧季犁逃于絶域聞明將擧兵討賊始回投與黎利胡氏告

終明將古瀰土字二人南行至長安洲誤渡過陳肇基復遷于知化州見土豪鄧悉擁兵數萬保守郡縣簡定以事說之鄧悉降及黎兄弟引兵來軍勢甚盛欲護輿兵黎善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昔光武寇亂未除猶先維(建)都定鼎請即正尊位以慰民心然後起兵可也諸將依議尊簡定為安南國王紀元興慶以鄧悉為並相黎利為金吾大將軍潘季裕為少保陳原樽為少傅阮山潘經為左右正參將阮景異(阮景真之子)陳原鄉為左石副參將陳希葛阮師檜為征寇將軍阮晏潘撫為監門衛尉鄧汝戲胡具澄為翊(附)將軍鄧鎔(鄧悉之子)黎蓋為前部先鋒黎石為都督范友農文登為左右監察范旦趙奄為

遊擊將軍段𤼵爲宣慰使司又以黎善爲參贊軍務段斧阮世美督運兵
粮其餘大小將佐各陞擢畢興慶元年秋八月壬午起兵出攻𪠗子閔時黃福在
東都一夜五邊書告急福聚衆將議曰某知前日黎利兄弟爲禍不淺今封
救掛章投歸簡定達叉參政刘昱曰某謀引兵擊之黃福乃一面奏請益兵
一面差刘昱將兵禦敵昱引兵至𪠗子閔布成陣艻按馬横鎗立于陣前命
開閔门向前呌曰汝簡定背叛朝廷萌心塌乱大將到此何不早降卻悉遣
阮山出戰山提刀冠来言曰鼠輩狼心謀占我境天子親征不惟汝等就誅
至永樂父子立隨授首刘昱大怒挙鎗来戰阮山舞刀相迎兩馬交鋒不

三合斬刘昱於馬下大將軍將了鄧悉麾軍趂殺克𨛍子関於是分兵攻打諸郡縣此時民心久思陳氏尽皆響應郡縣復告急東都黄福嗎吕毅曰賊令勇威當避其鋭氣公以一萬精兵前往生厥江一名通姑今里龕縣分道屯駐塞諸險要慎勿交攻俟朝廷兵至然後出擊吕毅頋兵進去正是

雲遶掛龍飛四野　星馳鉄騎獨重関

未知進去如何且咱下回分觧

第二十四回

下戦書吕毅恃雄　運竒計黎善决勝

却說呂毅引兵至生厥江分道將各處險阻防截陳王引軍至命御悉攻之呂毅堅守不出鄧悉遣軍士百般辱罵毅坐于城頭亦令騎卒大罵兩比會一場口戰至夕而回來日悉又遣士卒逼近江邊裸身打罵自馬上督兵痛罵呂毅大恨張弓射中鄧悉右臂翻身落下士卒救起將回所被箭頭有毒藥於是權且駐師調治時明成祖見黃福奏請益兵特命黔國公沐晟發雲南貴州四川兵數萬進征指揮盧旺驃騎將軍刘劏出隨行若無二人後日沐晟必死仍命兵部尚書刘儁往參贊軍務十二月沐晟率師進至生厥江呂毅出接晟問曰曾共賊交兵否毅對曰黃尚書令堅守以待天兵晟曰今人下戰書來日渡兵擊之來日死之毅

作書遣人下書曰　大將軍呂毅致書于偽王簡定等夫行兵之道須識天時制敵之機要觀人事苟力能相角登旅交攻如勢莫可當束手就縛庶免疲勞師旅塗炭生靈　使奉書投南寨來陳王見之大怒曰狂寇欺朕太甚命壯使斬之參贊黎善曰寇敵之言善惡何須介意若斬小使是汙吾刀俟斬呂毅方足為快且前彼不敢出今復下書來意必沐晟將兵往救矣命取文房筆墨批于書面曰來日決戰打撲回使陳王曰寇塞諸道堅守何計能克善曰路若棋盤豈能尽絕　臣請來日斬明將之頭獻于帳下陳王欣然曰果如此凡軍機事務卿宜加心調度若果信如此願或不至敗亡　善領命出會諸將授計景異等不悅此

時丞相箭鎗未愈、聞得景異不肯黎善披計乃扶病而出曰君命切勿可違黎參贊若有遣我我亦不強異乃止善曰左副將阮景異將三百人往上道扒舟渡江、此處有磊山一帶壁立江邊以雲梯由身附山而上內有小路披草而行昇至生厰左邊埋伏、不悦者先遣就危險處愈加不悦矣景異曰賊勞強大公許我三百人何以拒戰若公欲殺我便殺耳善曰兵不貴多存乎其人而已某若益之難於隱伏公且行見厰江空城囊之不勞一卒勿可有誤景異埋怨而行復喚右副將軍陳原鄉吉曰公引三百人由下道渡江此處有一簇平林古樹交架覆于江上以繩懸索串魚而登袍出生厰右邊埋伏、亦如景異陳希曷阮

師檜往上流以竹籬木板將水上壅絶聞明兵人鬧馬嘶拔上籬板放舟
下擊阮宴潘抵往下流登備船隻候江邉極救人馬收拾衣甲笓旦趙
扈以五百民兵至江前排陣賊来交戰宜輸不宜贏放賊趁過分兵左右靜
伏候賊敗回出兵擊之鄧璐黎莊引兵伏于中道誘賊至後屯散去見火光
復將兵出擊阮山潘經往後屯將乾桑枯草灌以引火之物積于兩旁見賊
至放火焚之然後分兵掩殺諸將咱命去訖却説明使下戰書回沐晟見賊批决
戰問曰何人来日敢出刈劉出曰某願往盧旺亦曰某謀往戰呂毅曰某久
駐于此圖立寸功乞先行斬蛮寇之頭以顯其跡 晏敬斬明將之頭幸成大事 毅敬斬蛮寇之首以致捐身

沐晟許先傳軍中五更造飯平明起兵至期聞鼓三進通砲連數响呂毅揮
軍直渡見范旦立于陣上叫曰呂冠来納下首願麾毅望南軍不齊不登便
不打話舉刀交戰鬪三四合旦敗走毅趂至背後趙扈挺兵直上言曰呂犬不怕
死乎大將軍在此呂毅激怒提刀来戰鬪六七合趙扈望後便走抛寨沐晟知
兵男連勝見江水尽涸便不放下浮橋空城麾兵尽渡呂毅回顧大軍已進放
心趂殺至中途見一声砲响鄧鎔黎蓝闪出叫曰汝不怕二大將乎呂毅曰旦扈
鼠竄了汝何爲者鎔曰旦扈無名下將呂我你敢拒耶速来草冤呂毅血
性起舞刀衝殺二將且戰且走徐至後屯毅罵曰大言兇明不死了蓋回顧言曰

汝敢至此殺趂至屯邊不見一人駐馬便看忽然兩邊火起風急火盛焚尽四圍殺失驚便走左邊阮山殺来右邊潘經殺来殺冒烟衝火殺開一條血路出走至中途鄧鎔黎盖殺出此時人困馬乏被鄧鎔一刺落死後軍沐晟刘儁見呂毅敗死退走却被范旦趙邑引兵截住歸路沐晟冒死殺出得脫劉儁文巨走之不上被范旦一箭射死於是山經鎔盖四將引兵趂來北兵走至江邊人勞吽閙馬倦嘶鳴上流陳希葛阮師檜聞見扳起籬板水漲大至二人乘數十小舟如流星放下截殺北兵溺死棄甲曳戈塞滿水面下流阮宴潘抵督舟工来拾救人馬器械無算沐晟幸得先走過北岸來欲入城見城上並

是南兵旗號景異原卿立于城頭叫曰我奉天子取城了汝急來受縛言了張弓射下中沐晟左脛（可謝御悉之乱然悉死而晟不死亦有幸有不幸耳）晟翻身落馬原卿奪劍下城衝殺被劉出盧旺救起沐晟格殺原卿走回東都四萬人只存五百而已陳王乘勝麾軍盡渡克生厥江自進兵祿福縣忽有小官入奏丞相鄧悉病卒王放声大哭傳令駐軍士卒盡哀正是

一旅奮威誅逆賊　三軍洒淚泣忠賢

未知駐軍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鄧公歸殯感三軍　陳王西巡頌百姓

却說鄧悉恭儉慈仁優恤孤寡和順人民見明將分治卅郡自糾集民兵保守境內盜賊屛息陳氏中興拜爲丞相起兵北征病卒于軍中陳王聞之放声大哭曰天何奪鄧公之速耶命駐師于祿福洲　十二月令三軍叢喪設祭王親臨奠哭甚哀軍士皆涕泣陳王命城中樹一白幡外建白旗將鄧悉回化卅安葬軍中作歌輓之曰英雄屬世君子見幾、秋天風起（八月起兵）冬日雲飛、（十一月卒）悵冬令而有感、驚秋昔而增悲、秋冬肅殺、、、將無奈人生一去何時歸、已而已而、非夫人之爲慟而誰、將人有詩吊云

戎場萬里幾間關　翊主經營不暫閒
王業未成人已去　三軍拭目涙汍瀾

將士將殯啟行老拙軍民聞之皆嘆惜宣慰使刁綠遣媳婦載粮米牽牛羊歸賻無效時萬象國遣使来貢象数群於是安南沿海諸郡縣聞尾擧皆卒服陳王得意稍有荒怠既景異善窺上意投其所好陳王寵之拜為相國欲議興兵景異奏曰我朝新喪丞相士卒傷心未可遽動且明朝將佐徒是庸才、我今有馬象五萬、一擧即平何憂不清（大言之甚）陳王聞之、自是景異專權用事、驕恣益生、早有（東鄉）細作諜得虛実回報此辰黄

福因生厥覆軍折將沐晟且又被罰傷卧病未起（前御巻卧病　此沐晟卧病）幸得南朝新喪御巻未有動兵仍此遣兵防備各處堅守（黄福行兵前後　一言蔽之曰守）以事奏聞

戊子二年（明永樂七年）春正月陳王宴群臣於中軍言曰朕聞五嶺諸州有千歳狐精多方作祟擾害黎民朕欲起駕西巡先者較獵諸妖後則柴望方嶽以懷柔百神（前者季犂聞千歳梧桐化鬼遲南巡而幸崔鬼此則罰定　聞千歳狐精作祟遲西巡而望方岳前後遥遥相対）卿等以爲如何相國阮景異對曰陛下爲天地神民之主與思及此正是山河社稷之福也陳王從之群臣切諫不咱金吾黎利參賛黎善上疏諫曰（臣）聞萬邦作乂虞后巡方百姓阜成周王時邁我國家承胡氏鴟張之後繼明臣鼠竊

之秋、戶口散亡、閭閻凋弊。陛下奮少康之旗、光履瑤圖、揮宣王之戈、克復舊物。正宜宵衣旰食、夙寐晨興、羅兎罝之賢、網羅飛遁、或冥鴻之士、駕馭南邦、社稷垂休、天下幸甚、何事荒禽逐獸、擅夏康周穆之盤遊、告望焚柴、效秦皇漢武之放蕩、尋常寸補、伏望鑒臨、疏奏、陳王以告景異、時景異畏黎兄弟忠直多謀、恐置之則已、不得逞志（景異大人也）啟奏曰夏諺云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今陛下奮跡中興、近則歸心、遠則納款、天下莫不引領而望天子出遊省方、觀風以壯山河之勝、而黎氏兄弟以夏商秦漢亡國之君目其君、意似有希望在其中矣。陳王大怒曰彼昔從

北寇通謀今反萌心專弄（不從北寇通謀安有今日）斬之便了廷臣進諫曰黎兄弟忠君愛國守義盡誠伏望霽威少寛萬一過天子乘輿非省斂省耕之義望人君覆轍失爲肱爲股之誠忠君愛國有如是乎少保潘孚祐曰生厥之戰非彼用謀陛下安得致此以功準過伏望恩之陳王曰旣如此待之以不死即日下詔削其黎兄弟及徒党官爵廢爲庶人以炮爲臣之不忠者（以明爲君之失國者）詔下兄弟三人入謝其徒党阮發范旦等欣幸相告曰何異竜得遊海虎得歸山雖班生之登仙亦不爲過師弟童僕收拾行裝回去時人有詩讚云

一封直上抗龍顏　　邦國存亡在此間

治世著龜留紙上　太平藥石寓毫端
明君良宰嚴規易　暗主忠臣啟悟難
假使諫章能有用　基圖誰謂客江山

陳王命景異分付屯隘以季擴為首將起駕登程旌旗適地舟楫盈江百姓逢迎甚於煩苦天之方暮命泊舟于沱江津次時四旁郡縣貢献山珍供頓品物往來不息前後相迎詔三軍宴于江中擂鼓一通橋開鉄鏁樹合銀花水面天心峯皆一色正是

歡地樓臺春富貴　喝天歌鼓夜風流

未知此宴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宴江中季擴遇妖　登臺上簡定禅位

却說陳王命三軍設宴罷時王御竜舟釘于江中季擴宿楼船維于岸側方二更初見吏士入報有二道士一稱爲袁秀才一稱爲胡屬士請来相見季擴許入自假意蒙被而卧二人徐徐下舟見季擴不起遂披衣出去擴望之儒冠道服自非陆地神仙必是凡塵外物遽起邀請二人復就坐季擴曰两先生遠來必有所教袁秀才曰某等先爲將軍優賢納士而後爲天子𠦳觧耳擴曰

事甚可解哀秀才曰胡朝鹿失陳主竜飛蜂蟻之群尽皆喜悦鳥獣之物莫不應和惟黄尚書虎視於都中沐右將狐潛於塞外蛇跡旁午鼠跡震驚致使百姓傷哀四方魚爛故某等潛身藪澤遁迹林泉勸上圖之以救燃眉之急季擴見言語的是儒流俊雅命酒相待言曰今天子闻林中狐媚幻化侵人故大駕西巡雹擊強妖以救民命胡處士曰豺狼當道安问狐狸彼牝兎猖狂南邦擾乱海藪野狗呑噬者多社鼠城狐穿鑿不少今天子乾五飛龍坤三躍馬師興熊虎漢都揚光武之旗彘奋貔貅唐京返肅尊之旆出鹹子則刘昱投首渡厥江則呂毅捐身以如此之虎威掃如彼之蟻附

賊無烏合民蕻鴈妄、若捨此而圖他、何異乎輕象鷄而愛野鶩者、首將何不爲上言之、季擴見二人辞高氣壮、乃言曰、某之失大矣、来日請奏天子回鑾、二人辞謝退去、季擴送出船頭、望見躍上林邊、忽化爲一猴一猿而去、（前者季犁遇一女鬼此則季擴遇兩男妖而迎幸之事終於不果前後遙遙相對）季擴驚恐、敬来奏上、窮伐山林、搜取悪獸、不意天大雨不止、師旅屯駐不得、陳王降旨還軍、憤志不遂、欲以天下授季擴、然後已自巡遊歷覽山河、遍觀宇宙、軍回祿福、群臣迎接入城、朝賀畢、陳王曰、朕觀天下之葛、非雄材大畧者不能、朕欲授季擴以大物、庶免幾康、時勅俾得培固、直元、卿等以爲可乎、景異對曰、二帝共賢、三王共子、陳首將德美仁孝聞

於天下陛下禪之以位正堯舜之用心也有何不可時群臣畏景異不敢違議唯唯而已於是陳王命築臺于城南（一名支羅）擇日禪位夏五月群臣入奏築臺已完百物整肅請陛下臨幸陳王同李賁共文武百僚登禪臺焚香告祭畢命少保潘李祐跪宣詔曰域中最大惟君天下所主者宰傅曰大德得位所係匪輕經云曆數在躬非常可得故天下歸于有德民心懷于至仁眷惟李賁德旻日新仁孝時富群僚聞命百姓歸心夫舉賢遜位之求惟朕所願而相帝緩方之責捨汝其誰汝維陟元后宣畢李賁奉詔即皇帝位于城南國號大越改元重光尊陳王爲太上皇封賞諸功臣百官文武朝賀皆

呼萬歲、然後頒布遠近、咸使知之、聞將天下不忍棄陳氏、又見唐卢揖遜之風、峯皆欣悅相率而從者如歸市、於是定護起兵、以中軍大將阮世美次鹹子關、監门衛尉潘搘次太平海口、威遠將軍阮師檜右副參將陳原卿、監察將軍范友分道次東潮各處、阮山次西心江、潘經次愛子江、陳希曷次磊江、阮宴次牛鼻關、大小將帥各率一萬精兵就各所屯住、將有盤灘守將遣人細作現得消息、申報東都、請兵出戰、黄福曰、賊久不見動靜、因軍中多事、今又起兵、其勢必大、勿可輕敵、沐晟曰、偽主初立、軍心未定、舉兵擊之可獲全勝、可得全敗

仍飭下徐政起兵正是

只緣偽主當初立　自選貪兵起戰鋒
未知起兵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攻盤灘阮異用計　咱仲東徐政中謀

却說沐晟利陳皇初立軍心未定勅徐政舉兵攻之政得令犒兵選將定日出師將有百姓知之報知祿福陳皇以兵五千出攻盤灘景異領命秋八月異引軍起程至盤灘見徐政軍㔟確猛城廓堅固異遣兵布立柵寨來日分兵出外排列陣㔟命取交椅坐于陣前手扤竜鉤上遮青蓋劍戟分陳丂天布定令人喚盤灘

守將答話適見銅冑一通徐政引軍閃過頭帶白銀盔坐下赤兎馬身披雙竜甲手仗八蛇矛高声叫曰汝主不遵王化萌起叛心烏合無賴之徒狗盗有生之衆謀圖不軌罪莫勝誅我奉皇威冀行天罰汝知改過勸主來降守正去邪咱其餘用若抗迷不悟即踏平城郭一發無遺汝宜咱命景異曰惟汝明國君臣狼性士卒獸心奪我城池侵我疆土鑿南山之竹書罪無窮竭北海之波洗刑莫盡我天子受天明命拓地離方揮金戈則海外謐寧躍鐵馬則中原清宴豈哄汝等鷄群狗輩計較贏輸蟲臂鼠肝分別利鈍汝速拔兵退去棄寨还歸庶免骨積沙場屍塡溝壑不然則我提一隊倦卒將汝國八百四十城奪了此

騎玉石俱焚悔之莫及（徐政景異一場口戰聞之令人暢快暢快）徐政大怒拍馬來迎景異舞刀出戰兩

边二百合不分勝負日暮各令爇燈燭夜戰又鬪至無數合成敗未分忽然狂風

大作飛沙走石諸軍亂竄各回本陣（若天不風雨則二人殺至天明）景異見一日夜戰不得徐政

心生一計喚諸偏將阮仲東問曰公敢來詐降為內應否仲東曰胡不敢為請相

國明指異曰公引一百精兵投徐政誘彼直來刼寨我伏兵擊之決然取勝仲東得

令平明引兵投扎寨來吏士入告有賊來投此時徐政當思刼寨之計無人可使忽有

吏報欣然謂曰試喚來我問吏引陳東拜伏于地告來徐政曰汝從景異今復投

降得無詐乎（果然果然）仲東某從陳主戰陣有功今被景異弄權謀圖專國鞭撻士

卒輕棄功臣某呂久居恐禍相及故特来相投希圖寸功耳徐政見言圖功疑之大怒叱曰汝果詐降推出斬之武士拿出仲東發声大笑政曰汝既死尚有何笑仲東曰我笑汝死已臨頭尚未知耶政曰我何為而死仲東曰景異請黎善設謀前日二陣不勝者猶試汝戰鬪如何不早晩汝必死矣時徐政只畏黎善見說善至驚曰善亦在此乎仲東曰斬便斬又何必问徐政命將来謝曰某肉眼不識賢兄少罪少罪仲東就坐政问曰何計可破賊兵願賢兄賜教仲東曰今宜引兵刼寨某請內應捦善異決矣政曰果如此事成政保賢兄為参議兄賜一爵仲東曰某不貪榮利擇主而事之矣前言圖功直戲之耳徐政命取酒

相待仲東歡了數杯引軍回去再嘱曰將軍直来某舉火為號政唯唯仲東回至南寨將事說了景異命戰將鄧晉參軍黃塋以二千人出寨外埋伏二將去了命仲東前去誘徐政自引三千兵出去却說徐政深信仲東傳令軍士人啣枚馬去鈴三更起兵来刼南寨將士依令行至中途遇仲東政曰兄回此如何仲東曰景異不防備當在帳中飲酒（請將軍至同吃）將軍急行某先回舉號政督軍直進至南寨不見了仲東又無一人保守知是中計（知之晚矣）將引兵退時忽見火砲衝天伏兵齊起鄧晉黃塋左右引兵殺至徐政提刀衝突殺開條路走出背後鄧晉黃塋趕来扎兵蹂躪死者遍野政走至城邊見景異呼曰我取城了（政）急来受縛

政吃驚揹壕遁走黃堅率至舉刀斬徐政為兩段克盤灘江（景異前後用計二如此何至于敗）平明安撫黎庶奏捷回朝陳皇喜得盤灘斬了徐政乃大會群臣宴賀忽有响馬回报說明將張輔舉兵來不日至境正是

朝中方喜戎功捷　塞外遥驚告急書

未知告急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阮美失守鹹子洞　潘抵被执太平屯

却說明成祖見黃福疏奏沐晟敗績于生厥江折了許多將士大怒

命英國公張爲總兵清遠侯王友爲副元帥率師二十萬往征之敕曰沐晟出師失律致賊党猖獗今聞鄧悉已死而八百媳婦老撾猶供餉者何人牒上田老撾載粮米向賻賊去有象五萬牒上回萬象貢象有謂戒將帥皆易哄宜戒慎之同心協力早此賊時張輔聞得陳主不用黎兄昇大喜引軍進發冬十月軍至支陑南兵覘得告急陳皇語既景異晉人守盤灘以得勝之兵往鹹子洄屯守哄阮世美合勁景異得令引兵至鹹子會張輔聞得徐政戰死痛恨景異即飛報沐晟起兵會勦此時沐晟病已痊可舉兵與輔進勦二將至鹹子分兵圍城攻打軍皆讐戰殺氣衝天景異隊世美見勁抵敵不住棄了鹹子逃向閒東

门殺出望太平海口進去潘抵見二人失守走来接入寨中商議曰賊勢浩大此城若失諸道傾危請阮相國以五千兵駐于文郁壟頓船隻以禦水道阮將軍以五千兵駐于禹屯以拒陸道某駐楊華閑為將角之勢若賊攻水道則陸兵来救攻陸道水則兵来救方可保全異美依計去了時張輔覘得三將兵會于此輔乃取沿江船隻遵海而来入太平海口悉直分兵衝擊景異世美出於不意乃棄寨柵進走尋回祿福去了（此時不用討虜）軍士背水溺死者不知其数輔乘勝斬首數千人投于海口合兵圍楊華潘抵引兵出擊殺至天明士卒所存無幾猶惡戰不舍精神倍加輔見其人英勇欲生致之呼曰途已窮矣何不

受降潘柢曰除死方休豈有降虜言了復戰輔惜之令軍士不得放箭生拎而用明將戰了多時不能生得輔遣朱廣出戰以計拎之朱廣上馬提刀趂来鬬五六合拖刀詐敗而走潘柢追上廣取銅鎚候一刺正中右臂鎗落于地明將奔来抵空手拳打中三四人然後被擒解回寨中張輔曰公若早降何至受縛潘柢以手拳張輔目中幾乎墜眸（張部擊王友面上至於流血潘柢擊張輔目中幾乎墜眸遙遙相对）輔大怒喝令推出斬之潘柢伸頸就戮時人有詩吊云

忠肝義膽對神明　一萬嬰孤抗海鯨
逆死無顏施劍戰　天將完節畀潘生

張輔斬了潘抵還兵搜捕得二百餘人并船四百餘然後整兵追趕景異等

時陳皇駐驛祿福、見景異世美敗回大驚、與上皇討議寫書遣使至張輔請

降輔深恨殺了許多將士不咱斬使焚書進兵至清化陳皇闻得引兵退入義

安上皇至演州屯住輔等悉力穷追上皇孫軍不敢住棄城取道走出美良遣

人往牛鼻磊江取陳希葛阮宴回救二將得令引兵回美良入城拜謁上皇曰

賊兵追急卿等有何計以拒之只有得景異西邊可拒之阮宴曰此城狹小不可屯兵莫若退

入橫林黎利茵屯住劉方可無虞上皇從之乃引兵入橫林見城柵連絡內外登

齊命陳希葛屯于左阮宴屯于石自屯居中至亱清闻城頭籌鼓林裡鳥

鳴乃潛步出外觀看見千山暗淡萬木蕭條百物凋啾三軍号嘆怨動故鄉之想乍增新敗之悲淚眼潸潸愁腸斷斷乃返回屯中少息遽然而寐見一人顰眉班白立于门外吟曰馬走入美良竜飛升吉利兩鼠隠竹間三熊歸椹裡涷上皇欲出延问忽然驚覺乃會諸將辯解昭不知所以正是

征淚淒涼心萬里　戰魂夢寐月三更

未知此夢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八横林張輔被困　走吉利筒定成拎

却說上皇宿得一夢命諸將解之不出直至明早遣人探咱張輔消息時張輔追至演卅不見上皇輔令人覘得走出美良輔分沐晟從磊江南而上朱榮抵平鼻閣而出自引兵追至美良不見動靜即喚土人盤问土人曰陳上皇闻大兵追急棄城走入横林去了輔即驅兵趣入見一簇营屯四方八面都有门户依加八门陣法並無人居守疑之问向道官曰是何屯寨空棄無人向道官曰昔黎利兄弟引兵住此禦破胡軍今棄了不知下落輔曰用兵如此法度此人不可久留吾必除之以絶後患（恐除不得反致大患）言畢自引兵直入觀看忽見一声砲响左边陳希葛殺右边阮宴殺來中央上皇殺到將張輔困在垓心鼓噪似雷鳴矢發如星流（若遇智者輔必

被擒殺得北兵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張輔衝突身被數箭幾乎至死忽然前面沐晟引兵殺入後面朱榮驅軍殺至兩下夾攻殺得南兵三斷五截東波西竄死者無數（一往一來 礼無不答）救出張輔上皇尋路遁走輔曰諸公安得早來救我晟曰某從磊江進上幸得無人防守故得驟至朱榮亦曰榮引兵抵斗鼻関疑有伏兵逢探咱純是空曠督兵前進至此見總督被困殺入救之輔曰若非諸公今日休矣遂以罰指示將士將士憤激張輔切齒曰誓殺此賊請悉力追擒於是合兵迤遲追趕時上皇折尽士卒背後明軍又來追急大驚棄馬走入吉利山輔分兵四索上皇投入深谷中朱榮卒至上皇措手及不被朱榮拳打三四次然後縛住

沐晟捜得威遠將軍陳希葛監衛將軍阮宴等共縛送回同居一檻此正合夢中所見馬走美良菴升吉利吉利者吉利山也于年十一月為子月是為兩鼠竹間為簡字簡是其陳希葛阮宴為三鼠同居一檻是為歸樵裡也張輔命送京師後工皇伏誅希葛阮宴得釋二人不肯見工皇遇害各自刎而死成祖憐之使以棺槨瘞于城北將人有詩吊云

城北纍纍兩渺茫　君臣相遇莫相忘

百年義合山河固　千載名留日月長

窺哭野猿悲晝白　咱哀山鳥怕昏黃

行人掛劍今何在　独對乾坤俎豆香

張輔拎了陳上皇欲傳檄進兵追陳帝忽有黃福書到說党賊猖獗東潮卅將峯兵入東都請總兵速回禦敵張輔會衆將議曰我欲窮追蛮冦今逆党在外稱乱不可不除若揮兵遠涉賊逼東都則南邦不保宜返回勦除餘党然後再追不然則未纔出户便使亡家不可也諸將咱令拔寨回軍正是

西討欲將傳檄去　東征忽有告書來

第三十回

蔡京覩張輔肆虐　上表書陳帝詠降

都說阮師檜與陳原卿范友次湖州探得張輔連破賊子太平乘勝追上皇至美安二人共會議事范友曰今張輔遠追主上東都必然空虛我宜舉兵攻之以分其勢豈有蚤與播越而独守孤城臣子之心豈應如是乎原卿曰此言正合吾意我等一心救駕雖死不辭師檜曰將軍未進兵何出此不利之言友曰大丈夫事主血戰沙場當以馬革裹尸者幸耳何怕乎死師檜見二人忠憤定辛巳日起兵師檜分兵為五道建五色旗舉号三声引軍遞運進發忽一陣旋風將原卿范友旗中吹折師檜疑之欲令息兵二將不咱前軍進發近至曾江曾江守將江浩謀得一面差人告急東都一面緊閉城門堅守師檜軍至令人喚江浩歸降浩恃城堅

登敵樓上叫曰、汝主已爲檻中之狗、猶且不知、而謀人城廓乎、衆痛恨、喝令打城四面夾攻、爲城堅固、攻打五日不下、范友心生一計、令軍士清宜掘坎穿入城中、引兵自內起、出江浩不意、聞兵起、提刀上馬出门、撞遇范友、便与交鋒、不三合、友斬落於馬下、開放四门、外軍直入、衝殺北兵、不勝可數、平明、安撫城內百姓、欲起兵向東都、忽有哨馬回報說、北寇張輔引軍彌山遍野而来、三人出外布列陣勢、以待来軍、張輔卒至、聞江浩已死、大怒、麾軍交戰、殺氣衝天、三人兵寡、抵敵不住、望後便走、輔等乘勢趕至東湖、師檜勢窮力孤、回馬與朱荣交戰、鬥四五合、背後王通趕来、師檜敗走、朱荣王友追殺、斬首五千餘級、原鄉挺鎗直来、正遇張輔、便刺中左股、輔帶傷强闪過、不幸原、

御馬跌前蹄、陛于坎内、宋荣率王浯扱、沐晟追邑友至山边、友輪刀復回馬来戰、晟張弓射中坐下馬、馬帶箭嘶鳴乱走、邑友墜下、被北兵生捡并得其党二千餘人張輔深恨命愚坑之、築爲京觀、自此以後愁雲慘霧常常從此而出時人有詩歎云

寂寂邊塵一古丘　淒凉草樹織成愁
天荒地老形猶在　易觸征人血淚流

張輔破了東潮上書奏捷明成祖以張輔生捡偽主連破賊城勞苦久居交趾下詔召輔回朝輔上表請留沐晟顧之已丑重光元年（明永楽八年）春二月輔派旋回囑沐晟曰陳季擴已在在目中不足深患惟黎利兄弟宜急圖之切留後患（恐圖不得反為大患）

竭了告別、忽有細作回报說陳季擴往灵長海口、四出勦掠、甚於猖獗、黄福請晟擊之、晟即點起精兵四萬、進至見陣、已布左边陳原樽、手执長鎗、坐下烏騅馬右边阮景異、手执寶劍、坐下白騂騮、陳帝坐鑾車居中、青羅傘蓋、旌旗环列前後、齊登沐晟亦排陣定、出馬陣前呼曰、汝簡定已為無頭之鬼、汝宜面縛來降、不失封侯之位、不然則天兵到此、碎骨粉屍、異曰、我来爲上皇报讐、决然斬汝、汝宜納下首級來、不然則汝些事尽為灵海魚之犧飯耳、晟怒起、麾軍衝殺、兩边戈戟叢交鼓鉦競响、戰至日暮、南軍困倦、忽然窈冥晝晦、風雨大作

前景異共徐政文攻狂風大作令陳帝共沐晟交戰風雨晦冥天意可謂一怪何敗矣

南軍回南、北軍回北去了、胡具澄曰、北兵勢大不可爭鋒莫

若退回義安別圖良策陳帝依議清直拔寨退去平明北兵覺之疑爲用計不敢追

趁亦引兵返回陳帝還至義安會群臣議曰今賊勢益驕卿等以爲何如胡具澄曰上

表請降以緩師期養威蓄銳再圖後舉朝臣皆曰此計甚善帝允旨勅命修表遣

胡彥風往使黃福以事奏聞成祖命方政奉詔往安南諭許季擴爲交阯右布

政使又以其將佐陳原樽爲參政潘季祐爲按察副使胡具澄鄧鎔阮景異爲

都指揮冬十月方政至義安此時陳帝與群臣假意亢礼甚卑方政自恃天使且

有怠慢之意粲盖自外而入厲声叱曰汝輕南國無人乎我主堂堂天子豈有屈身

受汝主小爵乎汝宜速去不然則污吾劍口政曰我是天朝大使汝主小臣鞠躬致敬

猶且未稱言未了黎嵳叱曰如是則稱卽以手綰其頭髮痛拳政大呌曰諸公救我不敢不敢我國小臣安敢教公是天朝大使耶胡具澄等卽來勸解方政抱首鼠竄而去正是

只惟穆穆南天子　豈是區區北小臣

第三十一回

黎嵳得利慈廉縣　韓觀折粮西心江

却說黎嵳打方政諸人救解政抱頭回去美面哉天使陳帝曰此事安得于休黎嵳曰諸將尚強三軍既振臣請奉將天威以一千壯士將諸郡縣奪歸陛下陳帝壯之勅黎嵳爲征北將軍引兵攻交趾復命阮瑚胡具澄攻九眞卅阮景異攻月常江再以

潘季祐爲水師大都督鄧汝戲爲水師副都督飭舟師沿海直抵神符海口取道進攻東都庚寅二年明永樂九年春正月諸將領命引兵前去黎岳率一千輕騎分爲前後左右四隊中建黃旗內書欽差征北大將軍黎入朝謝恩畢引兵望交趾逦運進發凡所經之處秋毫無犯郡縣守令望見旗上書黎將軍旋是黎利兄弟用兵舉皆畏懼盡棄城廓逃去黎岳所向克捷直進至慈康縣此時軍士傳言黎善行兵如天下九眞月常諸守將戰慄引軍闻城便走目前見影皆畏不得陣後可覺胡具澄阮景異等所至不勞戰鬪叉手得城將東都黃福見諸將狼狽而歸曰黎善引兵分道攻打城池某意抵敵不住逃生而回黃福嘆曰昔黎利兄弟被馳逐家喜得軍中安

朓今見彼復召用我將士食憂𡀯慮正在此時諸公勿辭勞苦凡邊外州郡失之便了至如環逃城廓宜加謹守以俟朝兵是惟守耳勿可疎虞東都若失則我軍死無埊地矣將亦無埊地矣此時沐晟亦畏黎善声勢不敢發興兵依黃福之計分兵聚閉諸城把守黃福發驛疏奏明成祖復命張輔往安南會征夷將軍沐晟討交趾惡救四川廣西湖廣雲南貴卅六都司安慶等增扒精兵二萬四千隨征、輔領命引兵進發秋七月兵至芹櫛關聞黎善參軍自按兵住屯不敢進戰迄至閏月諜得陳將非黎善乃是黎盖即下令起兵丰直傳發直行昼止時阮朔胡具澄等見北兵堅守久不敢出自懈怠不防卒然張輔大至阮朔具澄先棄九真退走張輔得勝回兵及月常江

景異戰不利敗北輔得了二城尋復率舟師渡江逼慈廉下寨黎盞引兵出城布陣輔知此城孤軍寄令安慶等將三千兵搜至城後埋伏係見賊烘官軍交攻囊城取之安慶去了張輔鳴鼓張旗向黎盞陣盞立于陣门喚明將打話輔不答麾軍衝殺盞提刀來迎兩馬交鋒鬪不數合未分勝負忽小卒大呼曰城內火起盞失驚回顧朱廣從左邊來斬黎盞于馬下南軍大敗而走輔克慈廉轄福安諸州皆平輔仍命北朝摘官分各州縣撫治冬十二月輔还東都不題却說先是都督潘季祐等率舟師往神符海口探得中官馬騏鎮守此屯其人貪猾季祐烘汝戲商護菲作商船遣士卒偃旗息鼓各執刀斧伏于舟內先會辨舌一人將珍寶上呈後自徐徐進入馬騏

見其財貨欣喜收了礼物曰伱出报商主維舟我檢其人出报季祐命之舟泊近门前拳連珠砲伏兵齊起躍上岸来一擁八城馬騍大惧尽棄士卒登後城躍出遁走不知珍宝有帶得去否若馬騍今日死了則後日不生翠羽牙扇季祐生获北兵無效命解下軍色器械斥去二將得了海屯進兵向東都時黃福已差兵防截各閑監攻之不下自退兵回海屯住札汝戲令取一百艘出海巡哨壬卯三年明永樂十年春三月明將鎮守交趾郭觀運廣東赴安南給軍食汝戲謀得其諸小將議曰善用兵者貲粮於敵汝等尽以前日所得北兵軍色服著登硕兵器舟揖詐称護粮候至期之彼必無粮自然退去諸軍咱計閑船望進去適遇郭觀于西心江郭觀高叫曰何處兵士截住官軍汝戲令降卒立在船頭

答曰奉張總兵將令特來護粮郭觀見一國船艦盡是北兵服色不疑故心直往至近南船汝戚峯旗一招南軍盡躍北船來斬殺北兵無算郭觀投于江中幸得善水羅走南軍追捉不得汝戚得粮萬餘石留諸將屯西心江自駛回神府遣人運入義安需用此時郭觀失了許多粮米逃回東都叫苦張輔責曰你行軍半生不知虛實致失軍折米置你何用喝刀斧手推出斬之黃福固爭乃止輔曰賊刼我粮留置何處（食已消了）觀曰此時某投水逃生不知何還輔即令人哨探回報說今賊將潘季祐鄧汝戚住在神府海口遣小將守西心江其粮食必在神府張輔下令盡起大軍日夜兼程秋八月直抵神府壘潘鄧二將引兵來迎輔乃揮軍交戰喝曰回顧者斬

於是將士畏懼盡力衝殺汝戭抵敵不住扒馬便走背後黎寬趕來橫槊一刺正中馬足汝戭落下被於潘季祐亦敗走遁入可雷山乞降輔承制以季祐爲按察副使理義安_{祖所封}^{挀前日成}輔乘勢進至西心江南兵戰敗亂走輔連克二城始知無粮自引軍回東都正是

不怕海邊戈甲動　只憂山上癸庚呼

未知張輔送軍東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逞驕兵張輔敗績　討強虜黎利成功

却說張輔引兵回東都將鄧汝戲斬訖會諸將議曰蛮寇陳季擴如網中之兎一舉便獲黎利兄弟如林中之虎經歲不常若不早除此誠國家之大患黃福曰彼兄弟足智多謀非等閒可及我若逼之彼必來投季擴(豈有是事)羽翼成矣難以卒破輔曰季擴戾而不用安得相投某今引兵捦之(恐捦不得了)然後順道追殺季擴正卞莊之刺虎也福曰此人靜而處之亦不失為我良民使滅賊之後再作良圖若驟動之事或不成反生一禍總兵思之張輔不從即時下令興兵八萬進勦壬辰四年(明永樂十一年)春正月丙午大兵望清化進發黃福嘆曰兵連禍結無日得休在此一舉古人云驕兵必敗決然決然却說黎利兄弟自被譴之後回家尋至林中結構一草廬遣人往老

揭取田家眷侠居在此兄弟出居于藍山其徒党情願相從不歷捨去三四年間安常守分化及村閭人民歡樂幸得一方民調雨順年穀豐登四旁来者如歸市有一日黎利方食忽失一箸（無雷何以失箸）問諸將曰是何吉凶良發袖一課曰此必有凶器此危象也利當疑似間黎善外来曰諸公急整戦具以候迎敵利曰何處兵来善曰弟見一陣殺氣衝天漸漸覆在寨上今宜比兵必来利曰如此奈何善曰即將百姓老幼潛入林中以避箭刃後以兵迎敵利立即揭籌與百姓過知善遣人入山中扒取器械鳴鼓收軍不霎時得二千餘人善與諸將下令曰良莽以三百人出要山埋伏賊至放過宜則燃火鳴鼓昼則多建旗鼓于伏中候賊敗然後引兵出擊范旦以三百人

出沛林設伏、亦如段莽、趙奄、阮濟將三百人各持一幟、十人一鼓、出正路兩旁、沿上下谷中、隨處靜伏、見賊敗、鳴鼓建旗、燃火以助威、不必出戰、鳴鼓而攻之焉用戰丁礼、黎多將六百人出藍山取柴草積左右、灌以魚油、硫黃、引火之物、分兩旁設伏、聞砲号放火燒之、然後出擊、諸人咱今去訖、再擇民中鬚眉黃耇五六人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兄弟自其汜宴崇光等引六百人出去、却説張輔提兵弥山遍野而来、至俄樂界首、已見二三人倦老焚香伏于道前、輔曰、汝何處百姓、某本黎善所遣誘敵父老曰、怎得安樂、輔曰、誰為盜賊、父老曰、雖無盜賊、亦又甚於盜賊、黎利凡軍調官田鄉、朘民膏脂、掳民婦女、有不順者即將屠戮、甚是慘刻、輔聞言慰誘

父老遣還（狡猾之甚）顧謂諸將曰、如此而黃尚書諫我勿動、若釋不誅則吾民糜爛矣、（只恐將軍之兵糜爛矣）言訖督軍前進、行了一亭、日已啣山、又見三四耆民設案張蓋置酒焚香、拜伏道左、輔问曰、你何小民、（喝）（我是黎善所遣來誘敵耳）耆民對曰、某等是藍山百姓、聞大將行經界首、特來拜謁、輔问曰、黎利居家有何事幹、天兵到此不有應候、（已整備火攻應候于山谷中矣）耆民頻眉蹙額不言、（頻蹙不言妙）輔再问耆民、相顧而後言曰、甚苦甚苦、（更不說出又妙甚）彼最無良、日招不逞之徒、刼掠鄉外、直聚無賴之党、飲博家中、自縱貪残、無所忌憚、輔曰、今在家否、曰有、輔曰、我来於此、無賴汝肯順乎、耆民曰、將軍果能垂恤黎庶、取凶残、正如要兒之遇慈母、輔曰、汝引路先行、我軍向去、耆民欣

然頌諾、闻道登程、三更時分到藍山險中、見燈光爍爛、问曰何處光瑩、此是火攻處將軍引兵一生已知處蹇耳耆民曰、此黎利家中歆博、輔令軍急行至近、忽不見耆民、只有殺间房室無一人居住、輔知中計、將軍已知處蹇在欲退出、闻得一声砲响、烟火突起、燃着林间山谷、鼓噪、喧天、左边丁礼殺来、右边黎多殺来、輔等冒烟衝火、焦頭爛額、宜待為上客走至嵏山、又闻砲响一声、火鼓齊起、段莽引兵住截歸路、明將挺鎗来迎、殺開一條血路、救出輔、走至沛林、又闻鼓鉦振地、范旦挺鎗趕来、喝曰、范將軍汝早下馬受降、張輔魂不附体、不知所之、范旦横鞭鎗直刺、幸得王通来拒、救得張輔、士卒奔走、自相践踏、死者不知其数、輔等走出正路、見两旁山谷火光、中旗幟鼓動

如雷喊声震地不知紀極人馬各抱頭鼠竄而走直至天明至俄山又聞一声砲响輔訖驚仰看見黎利等立于山頭遥声叫曰張將軍別来無恙否輔大怒以鞭指罵曰汝甚無味我来相會反中奸謀我誓殺你令將士上山攻之黎石平弓弩射下輔三四五次上不得忽然范旦從左殺出崇光從右殺出將士棄甲曳戈不可勝数輔大驚扒馬便走出至神符打点軍士折了二萬餘人始信黃福之言引兵回来都丟了正是

上將驚心猶騎虎　　中軍奪氣失揚鷹

未知回去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謁王城黎朝拓始

走南盧陳氏吉終

却說黎利得勝、率將士收拾衣甲器械、撤回、命趙扈督軍、收北兵陣死、瘞于東山下、方回、會諸將議事、阮熾曰、今乘北寇大敗、追而殺之、以圖大事、黎善曰、不可、彼雖一敗、兵將尚多、勢難對敵、熾曰、若不乘勢攻之、必別求他計、非然、彼則復來、何以拒敵、黎利曰、熾之言是也、善曰、我之兵少、將微、民貧、地曠、此處不可久駐、且彼一敗、痛恨于心、其勢必來報復、第不知我兵多寡、如何、故未敢輕進、不若乘虛盡移家眷、黎庶退入于安藍江社、此有千個山九百九十峰、甚是險惡、分屯居住、彼雖有百萬雄兵、不能飛過

如此則可保萬全利曰正合吾意於是傳報百姓如欲相從以避其害者起家同行此時四隣民庶尽願相從先得其民利命段莽保護家眷趙扈保護百姓男婦老幼萬餘口先去兄弟共大小將佐起兵後行馴至義安利啟住兵卒諸將佐往城中拜謁陳帝至此不見動靜嗅所在盤詰所在曰陳帝聞張輔引八萬兵来攻恐其勢弱已尽舉兵入順川去了利曰欲入面君幸得垂隣竭心從事今又不遇豈非天乎乃長嘆曰悠悠彼天忍使盗興顛沛崎嶇道上鳥啼花落水綠山青誰為之羽翼矣言了起兵登程一步一回顧徘徊如有不捨之意行至千佛將百姓已先到利命簇草蓁使百姓暫住聚善自出相宅令士卒出城外俯八寨據

按八门、休生傷死景杜驚開按陣法而行、不一月內城外寨尽皆完備乃命段莽住正東趙廛住東南范柳住正南范宴住西南崇光住正西丁徇住西北阮濟住正北鄧袁住東北丁礼黎多范旦黎歆引兵沿山环列分住百姓老幼命築室于山中靜處居住再令強壯隨地開耕相土起種百姓安居樂業有日黎利與段莽等五六人登山觀賞莽見此城內方外圓有門有戶前屯後寨有正有奇城廓相聯房屋不斷儲粮積草各有其方運伏設奇皆有其所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依然六花陣法後因其城名六花城段莽曰如此天才可惜陳皇不用至於敗庸何傷哉黎善曰此用兵分事何必称羨之過觀畢下山回城善辞與黎利引

諸將往三帯州探肖𡢐覩去了不題却說陳帝扈駕退入順州命大將阮師檜阮山
潘經等進屯愛子江習象練兵謀圖收復早有細作報回東都張輔聞之言曰我切
齒在黎利不在季擴黃福曰某使人探咱令黎利兄弟引兵入義安寨城固守攻之者
難莫若扒取船隻往順州掃除季擴撫治南交使百姓得袵席黎民怀之此時招
来黎利兄弟厚之以官苟有不從舉兵问罪彼欲逞技則天下既怀我之恩即不從
彼之逆我拾之如反掌矣張輔咱討自卒舟師合與沐晟王友大小將士引兵浮海經
入順州至愛子江見南陣排列整齊阮師檜居中阮山在左潘經在右陣前各列雄象
無數輔以戒先驅曰賊今豖窮退守於此人臣為國宣勞要在建功業使銘名于

太常者幸矣諸將獨羅請行輔命釘船連环橫亘一帶大砲在前弓矢在後砲發連声鼓鳴競响逼近岸上阮師檜驅象來衝所被北兵砲声齊發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象股慄奔還本陣自相践踏北兵乘之衝殺喧天阮山拳刁來迎被沐晟一鎗刺死王友生拎潘經等效十人阮師檜敗走士卒死者不知數

癸巳五年（明永樂十二年）春正月輔等乘勝驅兵至正和縣羅蒙江此皆懸崖側徑輔晟二人捨騎步行大索得景異隱于谷中（如是用計耳）一矢射中拎之分兵大進四面拿勒至南灵州獲阮師檜鄧鎔等南軍大潰陳帝惶恐逃走老撾時老撾軍保護陳帝還國不幸北將都指揮師祐引兵躡之大軍隨至進克老撾三関軍民

瀆散棄陳帝及其妻妾於南麼北將盡生獲了陳氏告終正合兩文識云巡西嶺（言上皇巡西嶺）走南麼（方陳帝走）臨北地（言二帝入中國）大東河（東河即陳字也）張輔旣平陳氏欲提兵退攻黎利、征夷副將軍梁表向前請曰某願將五千精兵生拎黎利徒党獻俘于帳下不勞總兵親臨輔曰彼誠多謀不可輕敵表曰昔天師誤咱愚氏之計令已識破精細而行何憂不獲輔曰果如此許你先往早賜田音表引兵而去輔俘陳帝送回正是

黄犢遇時欺老虎
蚼蚯得㔟笑神竜

未知俘陳帝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增補鄭路被獲感怀詩一首云

世事悠悠奈老何　無窮天地入酣歌
致主有怀扶地軸　洗兵無路挽天河
時来屠釣成功易　事去英雄飲恨多
國讐未報頭先白　幾度龍泉帶月磨

第三十四回

張國公三次献俘　段参將一番用計

却説張輔生擒陳帝并文武三十餘人、班師回東都、黄福出门候迎、殺牛宰馬

宴勞將士、城中寨外各賜酒肉爲賀平陳之宴日以繼夜、燈燭輝煌、笙歌互奏通三日、內輔命陳洽草露布檻季擴等歸京師至八月陳帝遇害輔対沐晟黃福曰今僞主成执黎利兄弟甚是桀傲前後不忌黎利兄弟諸公有何妙計可以拴之沐晟曰不知梁副征夷引兵前來勦捕、事得成否、梁副征夷死矣黃福愕然曰已差人來掩了、輔曰、拴季擴將欲來殺之梁副將慨慷請行業已遣矣黃福曰梁表休矣且彼兄弟雖百萬雄兵、未必可勝况於梁表等輩五千人矣此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取前日某累言之將軍豈不聞乎、輔曰此奈如福曰火速申文書报諸郡縣引兵救應庶存多少者乎幸輔急令寫文書飛去不題却說梁表引兵詐称巡撫望

義安直上軍行一亭一止擄掠物產百姓殘苦奔來六花城告急利問曰賊從何道來百姓對曰聞得生拎陳帝于順州今引兵巡撫宣慰利曰汝等先回俟我思之百姓拜謝而出此時黎善往三帶未回遂會衆將議曰賊今復來公等以為何幹段嶘曰彼必乘勝來寇公全佯言巡撫以解群疑耳利曰何人敢出拒敵嶘曰某願往利曰公既不辭勞苦可引一千兵和与莧旦黎歇前往討賊我隨後接應嶘曰不勞主上屈駕某等足矣三人領命引兵出六十里外接地立寨屯駐將梁表進兵至清漳縣界已見黎兵防備表亦分兵布立陣勢令人細作黎兵多少探子回報約一千人而已梁表曰南人多詐不足深信豈有天兵到此而彼以

一千小卒可敵之乎（如此易矣）意匿多出少之計我亦以計取之可也諸將問曰將軍有何秘計裴曰遣人詐降誘彼来掬我寨我引兵捜彼寨後掬之便了諸將曰將軍神算矣裴喚從事馬和受計和咱令引數十人投黎寨来门吏入告有𠇮兵乞降裴沉吟半晌喚黎欽附耳曰如此如此許门吏放入馬和進入裴出迎接叙姓名畢分賓主而坐裴曰將軍遠来必有賜教和曰某被梁表貪残所到之處傷害生灵某以直言爭之彼即辱罵鞭撻某聞黎公仁德大業必成故来相投望其收納裴欣喜應諾（前者仲東詐降徐政此則馬和詐降段發始知還信者疑之先疑者信之故政先疑後信而裴迎信之）曰將軍誠心助我使我来掬扎寨事成我請主公尊為尚父（徐政許仲東爲參議段發許馬

和爲尚父前後遙遙相對 和曰黎公安在某願一見發曰黎公見強寇兵來扶病出軍令貴体微和尚宿未起發携馬和出帳後觀看馬和偷目帳中見一人蒙被而卧呻吟不已發指左右曰兵無有幾恐難拒敵和曰兵不必多貴在勝算矣將軍勿憂已有某來斬梁表必矣不圖弄假反出成真 發曰幸甚二人看了回寨馬和詐曰某願居此發愕然曰將軍在此誰爲內應和曰既如此某請還今夜將軍來劫寨勿誤發唯唯和辭去范旦直入曰將軍一見賊來不知眞否遽已信之使彼盡窺我虛寔何也發曰彼用計詐降我因使彼知之然後將計就計而行旦會意發與黎欽告曰公將三百人伏于我寨兩旁見賊兵到舉号擊之范旦將五百人取道穿山往

北寨左右殺其伏兵然後刼寨二人去訖發自引三百人伏于前路却說馬和回至北寨梁表問曰賊𢞂若何和將前事說了一遍表依然命指揮阮丙將二千人伏于本寨東西賊来攻之命參軍黃拳將二千人往南寨左右埋伏俟彼引兵出外裏寨取之分付畢自引兵隨後救應行至南寨前路聞得一声砲响火光齊發一將橫鎗立于山边喝曰段將軍在此梁表大驚回顧被段發一鎗刺死揮軍趁殺北兵大敗走回阮丙想爲南軍刼寨遂起兵殺出兩相衝擊死者無算背後范旦趕来斬阮丙于寨外黃拳至南寨將喝兵殺入不見一人驚惶欲退卒聞鼓响連天兩边黎欽殺來黃拳奪路便走至半途撞遇段發一鎗

刺中窩心拳翻身落馬平明三人得勝收軍回六花城時四旁郡縣接得張輔文書平兵來應至則梁表已死五千軍盡沒馬和脫死逃回東都去了正是

自恃才能多客誤　　古來征戰幾人還

未知馬和走回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五回

季祐獻謀拎故老　　段發討賊救慈親

却說馬和敗走逃回東都入拜吋曰梁副征夷兵至旻安誤中賊謀將士尽覆黃輔曰輕敵者敗尚有何言輔曰黎利用兵如何汝輩反敗亦如前日拏將軍者和曰不

見黎利、只在段發在此、其人詭詐百端、輔曰、莫非前日在傘圓屯與沐將軍嘶打乎、和曰、正是、輔曰、量彼何許小人、安敢如此、降將潘季祐曰、段發淳祿油場人也、其人事母至孝、昔在漢蒼君文厚、漢蒼逼之出仕、充翰林侍講、後使參軍多邦城、被黎善用計誘至傘拎之、彼請降、今見居在此、沐晟曰、諸公失策、傘圓會宴之時、致某殺之、何至今日、張輔曰、此將欲投鼠而忌器、胡屍尚強、非置彼為內謀、不能成事、豈不知乎、今擧兵盡誅之便了、（恐誅之不得了）季祐曰、某請獻一計、不勞將軍匹馬、而彼自來束手就縛、輔曰、計將安出、祐曰、善與叢同謀、如虎添翼、難以力征、莫若遣兵先往三帶捉陳太監、後往淳祿拎發老母將回都中、托以苦刑、再以

書招此二人一則爲岳翥一則感親母自然請降此将利無能爲矣輔曰此計甚妙（妙則妙矣只恐脫了）即命李彬以一千兵往三帶隴外王友以一千兵往淳祿油場二将咱令去了不三日而李彬回言黎善已取太監家眷去了多時范是黎善恐执将困窮累及外親故往請李公尽取家眷同就義安六花城居住及回至城中兄弟亦来问候黎利曰叔叔他往賊兵復来善曰弟亦知彼执陳帝後乘勝必来然已有段將軍在此足以拒敵言畢見段猴来謁问曰段将軍斬了賊將破了賊兵心中安否猴曰某憑主公之威胡爲不安善曰不然吾间慈今猶在故御倚彼屈見公參謀於此彼即前来执此今慈此時公心安其不争猴聞言

吃驚曰願大人賜教發請回省母親善曰公以三百勇敢與阮產杜容急急進行
其料此時賊已至矣嶫聞命引兵兼程至岩卅見家人奔来告急曰令慈已被払
兵抓去了發曰此時母々我有何言家人曰只呵呵而哭曰得其死矣得其死矣發聞
言放声大哭曰願諸公救我將士憤激言曰願從將軍令段發遂不回淳祿倍道
出神符靜侯去路遣人哨探回報賊將王友行程不遠半晌至矣嶫令杜容
以一百人伏于左阮產以一百人伏于右自引一百人山上岩谷中埋伏此時王友生
欺發母無人抗阻乃縱意自行軍無隊伍纔至山腰見一声砲响左边杜容殺
来右边阮產殺出山上段嶫殺下撞遇王友嶫橫鎗刺中王友肩上友冒死落

荒而走，三人殺得北兵死者滿路，斬了竹櫃救出慈親，發問曰今日母受驚否，母笑曰死生驚懼不入于胸中，我視死如歸，汝何懦之甚，昔汝迫於勢出事偽朝，我心常戚戚耳，今既遇黎公寬洪大度長者之君，我想今得往東都則大罵黃福張輔一場，死亦為快，又遇汝截回，我心不遂矣，因拜伏唯唯，將兵收衣甲，保護老母家眷回美安，老母入城中叩頭拜謝黎利曰，幸得老媽無恙為優，又何必謝，拱母曰妾聞人誰無死，死於國事，其死者安，幸妾有子從事明君，賊逞野心，圖謀來執，意彼執其母以招其子耳，妾自知之，安然而往，期至東都，先尊之以義理，示之以順道，使明將佐卿羞慚恥，然後以身殉國，教子盡忠

誠為妾願何期君明不棄遣將截回使妾母子獲覩天日安得不謝黎利曰姪之忠烈果王陵徐庶之母亦不得專美於前矣言了命别擇一室安歇不題卻說王友大敗收得殘卒百餘人回東都伏罪張輔詰曰何由而犯因不得軍士不全王友曰某生於至神符不幸遇叚發賊輩伏于山中出擊所被山路險阻力不可當不得已逃生而回輔曰不知何處逆党早出于此黃福曰此必黎善覘得消息遣叚發伏路奪回輔盛怒曰此賊安得可赦福固諫輔亦不咱即下令選取雄兵十萬健將三十員舟師三萬馬騎八千粮餉整齊器械備具擇以甲午年 明永樂十三年 春正月庚申起兵遣平義安勦除逆党忽然门吏入報有天使詔命至張輔黃福等

出東门外接使正是

星列三軍揮白刄　風傳九陛送丹書

未知接使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設書驛黄張定制　貢扇翠馬李殘民

却說張輔執陳帝將黄福恐其恃才逞技生事邀功乃寄奏請聖旨諭張輔息兵輯安黎庶此時成祖見偽主成矜恩諸將之功遣使奉詔往安南褒賞使至張輔黄福接入宫中排設香案拜畢開詔見言張輔下南交三矜偽主威震西南

特命鎮守交趾賜帛五百疋金百斤、加陳洽為兵部尚書仍參贊軍務尚書黃福有恩威交人懷之戢服莫敢蠢動應加五級賜金百兩諸將各加獎賞、再敕張輔宜息兵勸民、若黎利兄弟可以德化不可威刼（此出黃福之奇奏耳）於是輔不敢起釁撫誘蠻酋丁仁驗來降輔權給為鎮夷百戶疏奏成祖允旨遣賜敕命

乙未年（明永樂十四年）夏四月輔遣丁仁驗來朝、貢馬謝恩成祖賜鈔幣遣還五月黃福設府縣州學及陰陽醫學僧綱道紀等書時交州人林少碍黎公僎亦來東都受業於黃福、（此揭林黎二人伏筆後回便見）張輔奏設宮驛自廣東欽州天津驛經猫港至潭淪伏淘從萬寧縣抵交趾多由水道、泝行只二百六十一里比丘

溫故路近七驛專使往來成祖從之輔復請三江等府土官莫勛杜惟忠陶弘等來朝貢馬金銀等物成祖特賜宴勞陞勛為右布政令杜惟忠為參議陶弘為交州中左右衛指揮各賜鈔幣遣還輔命監察御史黃宗載巡按交趾宗載見房屋皆覆草茅多被火患遂令三司募官伐木陶瓦起立家屋不半年營房皆覆瓦火患稍息冬十二月明成祖以張輔勞苦經營交趾前後十年乃召還命豐城侯李彬代領鎮守復遣使將洪武禁書乃高騈圖纂諭黃福曰朕聞安南多貴地卿係風水名家乘平之將細心經覽圖其形勢遞回朕看黃福奉命第人民新集冦盜未息不便遠去乃遣弟

子分行各處尋察弟子去未幾旬各印列彙將回福曰暫釘寫于後本府李彬來同見圖彙下列四字有対有韻彬笑曰地道之利豈有寫得如此模様此本若行正弟子之誤先生即先生之誤天下後世矣福曰暫寫于此俟平定然後覆看彬返回中官馬騏護曰安南之國新入版圖我等欽命分司而奉上之誠豈無一物令象扇翠羽寶物者多我索貢之以表臣子之誠君侯以為是否李彬曰正合吾意於是二人定歲貢象扇翠羽各萬箇丙申年明永樂十五年春正月李彬馬騏索民定貢馬騏墨貪也而残定一而取十要索百姓以金銀代納驛亭遞貢夙夜奔馳行齋居送疲於勞役死者累路郡縣守令得意

残虐日甚浚尽民財脐明制出官边方貟帯珍寳回國官吏檢察見之律定腰斬、故諸官吏收得許多寳貝、不敢將回、尽散民间神祠仸寺池井丘陵藏匿封神置之、以爲後日之計、安南之民不能堪命、諸縣父老潜往芙安投六花城呌曰、北冦狠心、苛酷百姓、伏望明公弘湯武之德、除殘去暴、極救生灵、不然南國爲魚肉矣、利曰、某本凢庸、賊多見逼奪、奪以保身爲計、猶恐不及、豈敢預前世吊伐之王者乎、父老曰、明公令德、峯世習知、藍山之雲覆动灵、浬鵲之雨隨助、順、雖三尺童子、亦知爲華命之君、故天下之望明公、猶大旱之望雨、安忍棄之耶、黎利曰、父老差矣、扒乱救民、除非英雄之主者不能、利悪乎取父、

老且回、天下大乱、豈無撥乱之人出、出則大定矣、何憂之有、父老涕泣而退、利亦為之隨淚、遣人喚黎善商議、此時善出外未回、利退入後房下帳歇息、心憂黎庶、輾轉不寐、遂点燈閱神經卦列、未完、忽見一人披帷拜伏、利大怒、援劍欲斬之、正是

心籌秘訣蘇民瘼　帝賚良臣助國謀

未知其人為誰、且咱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阮廌決志尋明主　黎利清夜得謀臣

却說其人乃上福蕋溪人阮廌（阮飛卿之子也）、廌早歲掀寒、天資穎悟、壬午會試乙無所

不通舉陳末大學士及胡氏篡國明將攻之占割土宇至陳氏中興應知陳氏不洪逃而不出欲陰求天下豪傑以圖徐之有日至弘化縣天將暮欲尋處投宿見一叢草蔡间来自寓適有老嫗自内出言曰此间經乱之後山君作祟行客往来多受其害公尋别處相投老不敢惜應望外日已西沉無路可出乃言曰願居在此倘有妖祟某自當之老嫗卻不得遂納此時應見老嫗之言疑懼不敢寢至三更時闻门外有人細語一人曰屋中有一箇男子甚是秀慝入搏而啖之一人曰不可此是開國功臣昊天有命勿可侵犯上帝見誅應振劍請出门外（信亦有胆）諸人走散惟一女子蓬蓬衣裳魹魹態度斂容立于道左應曰汝

何等女兒寅值在此其女曰妾本崇山神女耿者朝上帝聞兩曹列宿言南邦屢乱許黎利爲王阮廌爲輔撫定一方故妾見群妖欲害將軍特來勸解言訖不見廌驚喜帶劍返回家中宴息明日起程稍徐至美安千仞山見一城廓法度精嚴兵械整肅人民安集士女諧和誠是一帝王之景象不知所主者誰自投觀其意見來者受之士則裒書女則勤織工則專藝農則務耕六七月間日以如常不知黎利者誰會有百姓父老叩問乞來投撻黎公廌即隨父老間入躲面偷目見其人儼容俊堂堂有天日之表又見父老言曰雲覆効灵雨隨助順自思曰眞帝王受命之主也遂避匿于寨边逮日夕黎利退回寢室廌徐步踵後至則利雨

门直入將機內鎖了鷹遶行四周望屋厦有一隙鷹自攀緣上透入見黎利在帳中列太乙鷹靜坐室奧倏卦剔漸完闲帳直入利大驚拔劍欲斬鷹拜伏于地叫曰請明公赦宥容旦一語利问曰汝何爵姓名自敢乃耳鷹对曰某陳朝進士蓋溪人姓阮名鷹被明將暴虐逃遁他方闻明公寬容長者特来相投無由上達幸今出堂咱事獲覩威顏想来叩頭又恐唐突敢冒死相從潛入室奧偷得明公算法少差願為一解黎利闻是進士心自敬愛下榻延之同坐问曰先生亦有知算太乙乎伏請明教鷹奉取算子將十六宮位列神將列定一一不差利始信服大悦以為如漢高之得陳孺子鷹热於逞技勸利起兵利曰現今门下純

是武將勇而無謀勿可驟動膺曰明公四弟智謀兼備誰謂無謀利曰先生何以知之膺對曰有麝自然香何必當風立利曰爲將之道兵書術数不可不知豈有一人而能應萬機之变乎先生不棄寡弱煩誨導將士使知得萬一然後就事未退膺領命退出正是

君臣幸契明良會　將士相歡修進將

未知退出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設學舍山神報兆　討北寇黎叔乞憐

却說阮廌領命退出相地惟藍江山巔可築學舍回覆黎利先餉所在修治山上培基後遍示軍中將士共黎庶各咱阮廌教習書業廌出寨共諸將叙面至二更就寢睡著見一女子懷妊向前叫曰此山係妾所居請將軍姑緩一旬致妾盆了然後隨將軍所為阮廌覺來知是一夢急整衣出寨則東方已白自往藍山來已衆見人民斬伐樹木培築平臺廌問曰諸人掃削這山見何物否諸人曰某等伐至山巔中見一黃蛇有孕追斬之只得尾一段耳時百姓樂黎利之德修築不日成之丁酉年（明永樂十六年）秋七月廌就設帳將士朝來肄業暮則回守寨四旁百姓子弟聞者請入學無數書声共山声共响文陣皆雲陣齊輝後人有詩讚云

霧捲疎簾殘夕陽　依然數晌隔宮墻
樹排冠劍經千里　花落琴書華一堂
筆架高低雲影射　硯池深淺月含光
攀龍附鳳人何在　分付山頭草自香

有一夕鳫开卷觀覧見紅血一滴墜于紙上浸了三張鳫愕然逆顧見黃蛇屈大卷于樑上鳫知是山神卿恐乃言曰我承天子命來此裹書正是爲國救民非有意害汝汝宜速去不然我仗天威除之勿悔言了蛇俛首而去（昔禹濟江黃龍俛首俛尾而去今鳫敎黃蛇只俛首而已可嘆一笑）鳫自知此蛇爲禍不淺但今日天不與耳自安然勤攻書法數日黎利

親臨視見士卒黎庶勤讀書籍專習典章依然鄒魯之鄉利欲然返回適遇黎善和至城中安歇善曰弟昔往廣威覆觀山水(以為後日屯兵之計)再至傘圓登山看將見吉星來會于奎意大凡在家必得賢士相助今者何在利曰不有賢士為誰非見一人甚是聰慧自稱益溪進士阮廌來投令使教習將士于山外矣善曰大凡得之矣利曰廌與叔覩優善曰廌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學勝善十倍善聞名久矣多番意欲相求固未暇及矣今君未大事定矣善請出與廌相見(昔廌害聞善名久矣今善害聞廌名久矣所謂英雄識英雄)利曰善於是善至學舍廌出門揖拜請入舍中相叙會遇畢善問曰將之諸學進益否廌言曰某奉明公之命幸得諸將聰明不五月請(用)法

術惟段蔠浥旦為最二人談道多時同回將中同候忽見數輩耆老入门拜伏哭泣叫曰今北冦索民貢献有不及者殺戮甚酷請黎公起兵討賊以救黎民府諸將共會阮鷹曰興兵有名矣願明公俯從民願利曰不可鷹曰文臣武將者多器械兵粮具足胡為不可善曰未得其時鷹曰明公討賊救民若待及時則黎庶糜爛絕滅所舉者何為段蔠曰從明公者只圖伐罪吊民幸得寸功上可以光祖宗下可以顯揚党若明公不從民願則人心懈怠明公誰與共事乎言了見百姓三群五隊皆来哀求起兵利見臣民共逼許允鷹曰天生民有欲無主則乱請明公即皇帝位然後起兵為是黎利驚曰公何出此言我有何意敢當之鷹曰天命在人心人心歸即天命在令天命

在明公身上有云天命歸于有德若無德安得人心之所歸明公欲避而不能也禹以天命人心而反覆告其君矣黎利固辭不自拂衣而去諸將亦退出正是

既識天心歸有德　敢虧人事枉稱尊

第三十九回

阮進士設謀立主　黎太祖即位為王

却說諸將勸黎利即皇帝位利不從各各退出阮廌心生一計自以蜂蜜將各古樹塗云黎利為王阮廌為輔擬照前日神之所識令蟲蟻聚食脫盡木皮処処皆有士卒黎庶見之傳言天書降下声入城中黎利不信乘月夜帶劍出看見二人相對言曰來日我有

斬天子矣一人问曰天子為誰一人曰黎利一人曰利為之天下定矣利性多忌好殺聞得此言拔劍斬之見一陣火光化為一寢石而已返面見樹间依然八字自思曰天使我也（老寔已被阮廌賺了）還至帳中歇息來日又見文武群臣百姓齊來同請利見臣庶交迫乃言曰我安敢為皇帝廌曰如是則請明公即王位以慰民心利允請於是群臣議立為平定王（後為黎朝太祖皇帝）遣士卒築坛于千佣山之南戊戌平定王元年（明永樂十七年）春正月甲寅群臣文武登坛上建五大旗應五行中列二十八神砲象二十八宿下布八隊兵馬以象八卦中间排設香案各安置畢阮廌在左黎善在右黎石在前段莽在後文臣武將環列四旁奉黎利登坛焚香祝曰利為群情所逼擁立為王起義興師

弔民伐罪伏望皇天后土鑒臨永錫邦家之福阮軍西向讓三南向讓再此讓雖是虛文不失帝王氣象然後登正位群臣皆呼萬歲起駕還城以黎石爲相國丁礼爲司徒黎多爲司空段莽爲都督水步兵馬潘僚爲參議錄尚書事范柳爲左將軍趙邑爲右將軍崇光爲前部大將軍農文歷爲後部大將軍車三爲平寇將軍阮濟爲威敵將軍鄧衰爲威遠將軍范旦爲遊擊將軍范宴爲都指揮使杜客阮產爲勦畧將軍段攢爲侍郎兼參贊軍務丁狗爲轉運使黎歎爲調扒軍粮教黎善爲正軍師各掌軍國事務善辭曰善本大王之弟豈有專掌兵權願爲軍中從事足矣請讓阮軍師兼掌阮廌亦固辭不得始兼掌正副軍師諸

將大小各陞擢畢復以其子麟爲太子命侍郎段從作諭布告天下俾各遍知
諭曰天生司牧相上帝而綏四方君代天工首庶物而寧萬國事非獲已威
則董之故馭龍而翔秦苛刈漢救生民於塗炭躍馬而除隋虐李唐蘇衆於
倒懸誠有道吊民無心稱亂者也我越國天開泰運地闢離方賢聖篤生
會合應岐山之鳳邦家安靖平胥洛水之龜五百年民不知兵億千載國無用
戰蠢茲北虜侵此南邦臣子其民郡縣其地禮芻義狗教既絕於四維劍樹刀
山刑又慘於五虐法曹爭蠹政深猛虎之殘猾吏侵漁民被毒蛇之苦神人
共怒天地不容朕奮迹藍山屯居淯水堋戴叶羣僚之請位在德元雖迫拘

眾庶之推權操誼主順人心而起美殲仇方鳥合於商郊龔天罰以平殘、圍
兆姓鴈安於周宅、夫君民一体魚鳥同情鳥思靖於飛塵魚豈安於沸水、
凢爾有眾、各体朕心

增補阮鷹平吳大誥有曰敎義、傷仁乾坤幾乎熄重科厚斂山澤靡
有孑遺開金場則冒山風瘴而斧山淘沙、采明珠則觸蛟龍而縆腰尕（音烟）
海、擾民設玄麑之陷阱殄物織翠禽之網羅、卅里之征傜重困、閭閻之
杼柚皆空有曰揭竿為旗氓隷之徒四集投膠饗士、父子之兵一心、又曰
蒲藤之霆驅電掣荼鱗之竹合灰飛又曰歃象而河水乾磨刀而山石

缺一鼓而鯨刳鼉斷再鼓而鳥散鸖驚今滿之血杵漂紅江水爲之嗚咽丹舍之屍山積白野草爲之斑紅

諭書一下群黎百姓舉皆欣悅相謂曰黎眞人應運而興我等安如衽席矣豪長相率而来朝者無數群臣奏護興師太祖允旨春二月黎太祖駕幸清水設伯祭親刑白馬誓師曰行兵有法將識兵情兵隨將意見賊勿退見利勿爭窮寇勿追餇兵勿食勿脅人妻女勿掠人財貨勿毀家居勿犯陵廟明朝將佐必葬勿客彼若投降咱其餘用勿赦有罪勿殺無辜一有所逆雖功不宥 昔明成祖幸竜江誓衆此則黎太祖幸清水誓師進退相对

誓畢命黎善洪趨邑阮清等調護太子守六花城自率三十六將軍兵馬六萬隨

駕親征正是、

風隨玉輦笙歌迥　雲擁戎韜劍佩高

未知親征如何且咱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阮軍師設計下城　蔡降將獻謀傳檄

却說黎太祖大駕親征前呼後擁左護右衛青羅紅傘黃鉞朱旗堂堂儀表一太平天子也百姓望其行塵焚香拜伏寘家漿食士女玄黃以迎王師往來不絕太祖慰撫遣逐父老曰不聞今日復覩官軍皆遮擁滿路駕不得進

時義安鎮守蔡福覘得消息飛馬告急東都再飭下卅縣整兵迎敵守令畏太祖声勢不敢拒戰阮廌引兵前進直抵義安城外二十里下寨遣徐方入城招降蔡福聚衆商議曰黎利勢大降與戰孰利部指揮朱廣曰兵未交戰遽已請降是有何理莫若托以投降觀其虛實然後定議蔡福善其計令千户李忠和與徐方投南寨來小卒入報阮廌喚士卒寄囑畢許李忠入廌迎接叙姓名坐定忠曰蔡鎮守來日請降軍師遣某先往約是廌曰蔡將軍先來歟附可謂知幾之哲矣忠曰蔡將軍注意於軍師久矣廌曰唯唯忠偷目見將士三五成群飲博諠譁劍戟縱橫倒棄地下心自輕之請自別廌送出门囑曰明日

諸公早来某當迎候忠曰諾回至城中將南單事體説了朱廣曰如此鎮守
請降不爲世人之耻笑乎来日擊拎之蔡福依計遣廣引兵一千出戰自將兵接應
各分付畢且説阮廣送李忠出门返回潘儀曰賊將詐降軍師不可深信廣曰我知之
矣故令士卒懈怠使彼心輕然後用計拎之諸將信服廣喚范柳范宴杜客阮産
附耳如此如此平明廣引一枝兵馬至城外遣人叫蔡福出降城上李忠罵曰我鎮守
豈有降汝輩乎汝速束討死廣假怒令將士攻城朱廣開门出戰潘儀拍馬来
迎鬬四五合潘儀阮廣敗走朱廣驅兵趕至南寨前闻得一声砲响左边阮産殺来
右边杜客殺来將朱廣圍住背後蔡福整兵進来被范宴出兵殺退福走回城見范

柳立於城上言曰我奉軍師將令取城多時了汝何不早降福失驚下馬請降既產

社密縛朱肅來既高入城解肅縛安撫百姓福遣人報演州太守都指揮萛聚鎮

定太守于鎭鎮邊太守曾貴洪千户李忠等各詣軍门投降惟茶龍太守麥彭

不肯受降高奏迎太祖卒群臣同至義安桑福等出门拜謁太祖待為慕賓

朱肅在軍中從事高问福曰某欲先下清化諸城後及東都將軍以為何如福曰

清化城池山川險守難於对敵易若傳一檄書彼若投降不劳一卒彼若不降舉

兵攻之正謂兵有先声而後實者也高咱計草檄傳發檄曰

武庚痛變殷奄周公奋東征之旅玁狁塞居焦穫吉甫興北伐之師、敵王愾

而心同共賊生而誓不膺等恭承王命肅將天威桓桓熊虎霜嚴捧朱旗而直指矗矗貔貅雲擁揮白刃以于征雖黃河之水停千尋投鞭可斷而赤縣之金城千里摯楫能清以至仁伐至不仁猶秋葉疾風之掃取大義征大不義正春花苦雨之摧其止如山所臨無敵尔明冠自都護布按參政下至巡檢守令并兵各自首身率同聞命面心向化庶無堂燕之灾如其執迷不順舞智自神大將徂征網一張而盡打天戈所指童三尺以無遺檄到如章汝習

自勉軍師兼掌軍國事務阮膺檄

一檄書傳發各道清化守將羅通激怒大罵欲引兵迎敵恐劣弱不敢出惟得將道路

塞絶堅守而已檄傳至東都黄福聞得曰南國人才何其多也其勢不堪久屈我等莫能安枕矣總兵李彬曰奉君之命重鎮边壓豈應坐視鼠輩之辱乎黄福曰昔張英公累次欲戦之某想誘彼相投使爲我用不意今又起兵倡亂不得不除（黄福吃犄対不得了）李彬曰尚書以事聞某遣兵拒之乃遣都督朱榮都指揮陳忠以三萬兵馬往征御史黄宗載参賛軍務李彬囑曰蛮冦变詐非常宜謹慎而行諸將咱令即日起程渉水登山不厭艱苦正是

幾度征塵山色暗　數声角响水声寒

未知此去如何且咱下回分解